



蘇子與蘇氏

遊
齋
物
譜



服部文庫
イ 17
2074
1



217
2074
1

讀郭注莊子

蒙莊子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且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己可謂太史公能知莊生矣後世附注蓋數十家曷嘗不自謂得其玄珠然其書辭徃徃故作譎怪玩世固亦一家言不可類推加以邈古儻有一二轉訛錯脫固已不可攻焉而大抵後諸注家每以箋釋不全為嫌而覽者亦責其備不已而後務多其說強拗相軋率苟而已近乎遁辭則彼之與此均乎不通也至其演玄理固自惚恍無象言

言者有其言其
也言者持未定

天下篇疏曰蛇
脫也捨也妙理
虛玄應無窮
竭而挽來感
已終不脫而
捨之也茫昧
猶窈冥也言
莊子之言窈
冥深遠也味
恍惚視聽無
辨若以言象
徵求未窮其
趣也

無何有之鄉廣
莫之野
因之曼衍所
以窮年也

者可言孰知其極如塗塗附亦終歸乎不可言已
且莊生騏驥奔逸豈猶可屑後之蠅附者哉其神
而有知故當獨笑於無何有之鄉然莊生既已流
洋自恣曼衍窮年後之因此逐影搏空不可極止
亦其勢爾而所謂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茫乎昧乎
未之盡者莊生大觀千載之上蓋預言之郭子玄
亦清言家耳當時多已因此誇其超詣而其所言
者特未定也則未知果且與是類乎獨要其會歸
事事不必曲說可稱有識故亦得令辭道上乃懸

河瀉水不獨見推於古昔迄今亦可以孤行則吾
有取於郭子玄

南郭服元喬題

任言知此遊篇云天子無所發予之任言而死矣又云猶知藏其任言而死郭云自有吾已下皆以至言為狂而不悟也故非老龍連叔之後莫足與言也
言應同篇云道無問也無應無問也之是問也無應也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見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郭云絕學去教歸于自然之意也是亦解問也所以責空是無內也實無而假有以應者外矣

史

要會

與軸之言異

東萊先生晉書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往而不竭東海王越引郭象傳主簿甚見親委遂任職當權專灼內外由是素論去之求者病卒先是注莊子者十家莫能出其右者秀於注外而為解義妙道奇致天朝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家為人行薄以秀義不傳于世遂竊以為已注反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南華真經序

河南郭象字子玄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任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天心無為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介故與化為體流萬代而冥物冥言對獨遊而遊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絀而為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

其言用也物也其言不可行也

至之又
至之
至之

人道也
方道也
人作仁

然
天光自
然

自重

之變而明內聖外主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

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微旨雅泰然

遺放而不教故曰不知義之所適倡在妄行而蹈其太

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茫至人極乎無親

孝慈終於兼忘札樂復乎己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

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深流長

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冥適乎民頌

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

書超然自以為己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

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

佛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志形自得之懷况探其遠情而

玩末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南華真經疏序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撰

夫莊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暢無

為之恬淡明獨化之宵冥鉗捷九流括囊百氏諒區中

之至教實象外之微言者也其人姓莊名周字休國睢

南華真經序

至之又
至之
至之

人道也
方道也
人作仁

然
天光自
然

自重

之變而明內聖外主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

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微旨雅泰然

遺放而不教故曰不知義之所適倡在妄行而蹈其太

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茫至人極乎無親

孝慈終於兼忘札樂復乎己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

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深流長

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冥適乎民頌

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

書超然自以為己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

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

佛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志形自得之懷况探其遠情而

玩末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南華真經疏序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撰

夫莊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暢無

為之恬淡明獨化之宵冥鉗捷九流括囊百氏諒區中

之至教實象外之微言者也其人姓莊名周字休國睢

由乎自然之智光
知北遊云若是者外不見
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
以不過乎昆侖而遊乎
大虛郭云若夫遊洛天地
遊虛涉遠以入乎冥上者
不應而已也疏云天地界
曰字性古來今日宙大初
道本也

極也
異而不見彼我者乃道之
極也

馬蹄篇云含哺而熙鼓
腹而遊民能已此矣郭
云民之真能也疏云率
性而動遊行而無所往
既而含哺而熙戲與嬰
兒而不殊鼓腹而遊將
童子而無別此至淳之世
民能如此也

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深流長

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

書超然自以為己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

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

佛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志形自得之懷况探其遠情而

玩末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南華真經疏序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撰

夫莊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暢無

為之恬淡明獨化之宵冥鉗捷九流括囊百氏諒區中

之至教實象外之微言者也其人姓莊名周字休國睢

陽蒙縣師長乘公子受號南華仙人當戰國之降表周
之末歎蒼生之業薄傷道德之陵夷乃慷慨發憤爰著
斯論其言大而博其旨深而遠非下士之所聞豈淺識
之能究所全書亦元人言子者是有德之嘉號也古人稱師曰子亦
曰子是書名非但二篇之物名亦是百家之通題所言
內篇者內以待外立名篇以編簡為義古者殺青為簡
以韋為編編簡成篇猶今連紙成卷也故元愷云大事
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內則談於理本外則語其事

迹事雖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顯欲究明妙
理故前標內篇內篇理深故每於文外別立篇目郭象
仍於題下即注解之逍遙齊物之類是也自外篇以去
則取篇首二字為其題目駢拇馬蹄之類是也所言逍
遙者古今解釋不同今汎舉絃綱略為三釋所言三者
第一顧桐栢云逍者銷也遙者遠也銷有為累遠見無
為理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

第二支道林云物物而不物於物故道然不我待玄感

按此言不我待故我銷玄感無
所不為故遠故曰逍遙

不疾而速故遙然靡所不為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

遊

第三王穆夜云逍遙者蓋是放任自得之名也至德內

充無時不適忘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

逍遙遊

內篇明於理本外篇語其事迹雜篇雜明於理事內篇

雖明理本不無事迹外篇雖明事迹甚有效理但立教

分篇擡多論耳所以逍遙建初者言達道之士皆德明

敏所造皆適遇物逍遙故以逍遙命物夫無待聖人照

機若鏡既明權實之二智故能大齊於萬物故以齊物

次之既指馬天地混同庶物心靈凝澹可以攝衛養生

故以養生主次之既善惡兩忘境智俱妙隨變任化可

以處涉人間故以人間世次之內德圓滿故能支離其

德外以接物既而隨物昇降內外冥契故以德充符次

之止水留鑑接物無心忘德忘形契外會內之極可以

匠成庶品故以太宗師次之古之真聖知天知人與造

化同功即寂即應既而驅馭群品故以應帝王次之駢
柵以下皆以篇首二字為題既無別義今不復次篇也
而自古高士晉漢逸人皆莫不耽翫為之義訓雖注迷
無可間然並有美辭咸能索隱玄英不揆庸昧必而習
焉研精覃思三十年矣依子玄所注三十二篇輒為疏
解摠三十卷雖復詞情踈拙亦頗有心跡指歸不敢貽
厥後人聊自記其遺忘耳

南華真經注疏解經注疏解經第一

此是疏題

莊子內篇逍遙游第一

郭象注

夫大小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夏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也

河南郭象字子玄撰

注皇作命吾疏序云晉黃門郎穎川郭象字子玄

唐西華法師

玄英疏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疏

冥猶海也

取其溟漠無涯故為之冥東方朔十洲記云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巨海之內有此大魚欲明物性自然故標為章首玄中記云東方有大魚焉行者一日過魚頭七日過魚尾產三日碧海為之髮紅故知大物生於大處

按子玄意
以道遠
為自得
已之名
蓋借道遠
字以形容
之不必拘
字義也
不與桐栢
道林同
又按遊方
外遊即
是此遊字
則此遊字
心遊于外
之謂也
心遊于外
而不可以
物役已故
無適非已
自得道遠
也

莊子者戰國始又裴周
之末人也宋國睢陽
蒙縣之英產也自列
子后董子孟子同時
之人也長梁公子師
學古之道術無待聖
人也

莊子來人也名周字子

沐生睢陽蒙縣

莊子者戰國始又裴周
之末人也宋國睢陽

蒙縣之英產也自列

子后董子孟子同時

之人也長梁公子師

學古之道術無待聖

人也

內篇七卷外篇十五卷

雜篇十卷合卅三卷

也內明理外明事雜

事理共明白也

真八說文真仙也莊算

人又真仙人真入又

道八消也

遙八遠也行也存道

非已自得道遠也

非已自得道遠也

非已自得道遠也

非已自得道遠也

非已自得道遠也

非已自得道遠也

非已自得道遠也

非已自得道遠也

非已自得道遠也

非已自得道遠也

非已自得道遠也

非已自得道遠也

非已自得道遠也

非已自得道遠也

寄言大鵬取變化之理也

連觀念法之人也

昨日我非今日我

弘旨莊子旨

按大既
然曰尊
早登言
凡例皆然

崔云垂猶其大如面雲也司馬彪云若雲垂無傍

按希逸以海運為海動西子之意謂
也司馬彪云若雲垂無傍之意曰之

豈獨北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鯢之實吾所未詳也夫

冥而已放無為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

士宜要其會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

害其弘旨皆可更之耳疏夫四序風馳三光雷卷是以負山岳而

變化之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

大理也之雲疏魚論其大以表頭尾難知鳥言其背亦示脩短

迅毛衣既欲搏風方將擊水遂乃斷絕雲氣背負青天

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地也非冥海不

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不物必

按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

三月我一你措同

按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

自是莊子引諧諧語示

非我寓言也

博音義云徒端又一音

又云爾雅云扶搖謂之

處小處亦必生彼小物理固自然疏運轉也是指斥也

不患其失又何措心於其間哉即此鵬鳥其形重

大若不海中運轉無以自致高昇皆不得不然非樂然

形既遷革情亦隨變昔日為魚涵泳北海今時作為騰

鸞南冥雖復昇沈性殊道遙一也亦猶死生聚散所遇

斯適千變萬化未始非吾所以化魚為鳥自北徂南者

鳥是表虛之物南即啓明之方魚乃滯溺之虫北方幽

冥之地欲表向明背闇捨滯求進故舉南北鳥魚以示

為道之遙耳而大海洪川原夫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

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

萬里夫翼大則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足自

不得不然勝耳既有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

非樂然也去以六月息者也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地

踉蹌，獸行貌也。

野馬，以生物之息，舉是眼前之夏也。如鵬生拘之息被舉也。野馬，司馬云：春月澤中遊氣也。崔云：天地間氣如野馬馳也。

遐途，八近也。二字鵬鷲，懸見也。遺，鵬逝不心，燭遠不也。

莊子內篇逍遙

曰馬及雀

二

簡文

杖而止，此比所能則有。疏，姓齊名，諸人姓名也。亦言書間，其於適性一也。志記也，擊打也，搏闖也，扶搖，旋風也。齊諧所著之書多記怪異之事。莊子引以為證明，已所說不虛。大鵬既將，適南冥，不可決然而起，所以舉擊兩翅，動蕩三千，踉蹌而行，方能離水。然後，繚矣，宛轉鼓怒，徘徊風氣相扶，搖適而上，塗經九萬，時隔半年，從容志滿。方言：憇，止適足而已。豈措情乎哉？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者也。此皆鵬之所憑以飛。疏，外曰郊，郊者耳。野馬者，遊氣也。外曰郊，郊

外曰牧，牧外曰野。此言青春之時，陽氣發動，遙望數澤之中，猶如奔馬，故謂之野馬也。揚玉曰：塵塵之細者曰埃。天地之間，生物氣息更相吹動，以舉於鵬者也。夫四生雜沓，萬物參差，形性不同，資待宜異。故鵬鼓垂天之翼，託風氣以逍遙，蜩張沫起之翅，搶榆枋而自得。斯皆學性而連稟之造化，非有情於遐途，豈惜意於駘驕體。

斯趣者，於何而語，誇企乎？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

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今觀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耶？天之為遠而無

極，耶？鵬之自上以觀地，亦若人之自此觀天，則止而圖南，言言鵬不知道里，遠近，輒足以自勝而逝之。疏

仰視圖空，甚為迢遞，碧空高遠，單數無窮，蒼蒼若昧，豈天正色然？鵬處中，天人居下地而鵬之俯視，不異人之仰觀。人既不辨天之正色，鵬亦詎知地之遠近？且夫水

自勝，取足適至，南冥鵬之圖度，止在於是矣。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

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此皆明鵬之所

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受，其齊一也。若乃失乎

事一也。齊

按此以水為下風喻

忘生之生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夫之翼不能無窮宋起之飛不能無困矣

且者假借是聊畧之辭也夫者開發是語之端緒積聚也厚深也杯小器也坳汚陷也謂堂庭坳陷之地也

芥中也膠黏也此起辭也夫齏覆一杯之水坳汚堂地之間將草葉為舟則浮沉靡滯若还用杯為舟理必不可傾者水淺舟大則黏地不行故也是以舟必須

深水小芥不待洪流若其大小得宜則物皆逍遙

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

下矣疏此合喻也夫水不深厚則大舟不可載浮凡不崇高太翼無由凌漢是以小鳥半朝決起搶榆

枋之上大鵬九萬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太

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大闕不

培風音義音裴重也夫或作陪

通故耳此大培重也天折也闕塞也初賴技拙故能

鵬之逍遙也昇翥重積風吹然後飛行既而上負青天

折塞之禍於何而至良由資復合宜自致得所逍遙南

海不亦宜乎 蜩與鷓鴣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

至而控於地而已矣爰以之九萬里南為苟足於其性

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美於天地而榮則雖大鵬無

顏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疏 蜩蟬也生七

搶集也亦突也枋棟木也控投也引也穿也奚何也之

適也蜩鳩聞鵬鳥之宏大資風水以高飛故噙彼形大

而劬勞欣我質小而逸豫且騰躍不過數仞突榆檀而

按多以此為不知其小之喻然蜩鳩豈安眠自大乎所以笑者以其安於榆枋自適於小無復羨他故笑之耳乃言小自適小不復羨大豈不知小之喻乎
按蜩蟬音貂料鵬鳩月令仲春鷹化為鳩月行曰跋水行曰涉者見循本

中何須時經六月途遙九萬跋涉辛苦南適胡為以小笑

往於神
非謂一宿也
下三月不相
芥蒼司馬云
也崔云草野
按糧者待之
翼之所用是
故以為喻

按宿謂經數宿耳
非謂一宿也
下三月不相
芥蒼司馬云
也崔云草野
按糧者待之
翼之所用是
故以為喻

按疏一宿二字疑多字
何知不知道理遠近無
心也

按大鵬搏風九萬小
鳥決起榆枋舍火氣
趣而至於取足自勝
均異趣也故云均異趣
均異趣也故云均異趣
均異趣也故云均異趣

其後孔六撰也
亦龍應性也又亦有大有
自會曰有麟曰應童有
翼曰蛟童有角曰龍
龜一卒齡二

按已下二段從此百生
自朝菌至該祖言其
年遂引湯棘以結言
小大有辨不相及也後
已下至于列子乃言其
知以應上遂引無待
聖人以結明斯人隨感
圓應不用夫信一方
而不相及也

按上曰信其方信數不相
傾也豈非見擊之謂此自
繫於有方繫者有拘繫
於此言此人未能均於
則動靜稱道運而猶未

大奔企自息不道適
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適百

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所適旅遠則聚糧亦
多故其翼旅大則積

氣旅疏適往也莽蒼郊野之色遙望之不甚分明也果
厚也然飽額也往於郊野來去三食路既非遙腹猶
充飽百里之行路程稍遠春擣糧食為一宿之備適於
千里之塗路既迢遙聚積三月之糧方充往來之食故

郭注云所適旅遠則聚糧亦多
之二蟲又何知
二蟲謂

故其翼旅大則積氣旅厚者也
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
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耳不為也此道遙之
大意郭注云二虫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

也且夫鵬搏風九萬小鳥決起榆枋雖復遠近不
同適性均也咸不知道理之遠近各取足而自勝天杭
自張不知所以既無意於高卑豈有情於優劣道遙之

致其在茲乎而呼鵬為虫大戴禮云東方鱗三百有
六十心童為其長南方羽蟲三百六十鳳凰為其長西
方毛蟲三百六十麒麟為其長北方甲虫三百六十靈
龜為其長中央鯢虫三百六十聖人為其長通而為語
故名鵬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物各有性性各
有極皆如年知
豈有政尚之所及哉自此已下至于列子歷舉年知之
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顧者也然後統以無從
之人遺彼忘我與此群異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
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與
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
存鷄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

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
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身者也冥乎不死
不生者無實者也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
遊而有所窅矣

夫物受氣不同稟分各異智則有明
疏有暗年則或短或長故舉朝菌冥靈
未能無待也

未能無待也

未能無待也

未能無待也

未能無待也

未能無待也

未能無待也

未能無待也

按同為
累物與
所謂許
由俗中
之物
其意
正同
皆有
繫之
物皆
見於
所好

能無待也。是故至于列子皆稱焉。信其一方耳。

冥靈 大椿

按音義引司馬彪云朝菌大芝也。天陰生。養上見日則死。一名日及。故不知月之終始也。崔云。養上芝。朝生暮死。晦者不及朝。朝者不及晦。此自二說。疏合為一。誤矣。朝菌。司馬云。朝菌。一名蜉蝣。春生夏死。夏生秋死。秋生冬死。冬生春死。春鳴者不及秋。秋鳴者不及春。所云。養上者。音義。按此。疏云。夏。蟬者。音義。按此。生。秋死者。謂之夏蟬。即然。至秋乃死。豈可謂之不知秋乎。又按。立。亦年大年。則如是。兩志。則彭祖與大椿。短折也。循本引通志。略云。冥。將出正名。蟪蛄。九十月其鳴。情急。小山。

按有求而不得者。故有所悲者也。故羨欲之累。絕則無所悲矣。自安於所禀。而性命安矣。世本姓錢名鏗。王逸楚辭。天問注云。彭祖至七。百歲。猶日悔不壽。恨杖晚而唾遠。云。立中。學之玄孫。錢音。窮。

宰官榮子。皆如年智。豈企尚之。庶及。奚以知其然也。疏哉。故知物性不同。不可強相希効也。

奚何也。然如此也。此何以知年智不相及。朝菌不知晦。若此也。懸解耶。假設其問。以生後答也。

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疏。此答前問也。朝菌者。謂熱蒸而生。陰濕則生。見日便死。亦謂之太芝。生於朝而死於暮。故曰朝菌。日終謂之晦。日且謂之朔。假令逢陰數日。便萎終。不涉三旬。故不知晦朔也。蟪蛄。復蟬也。生於麥。亦謂之麥節。復生。秋死。故不知春秋也。菌則朝生暮死。蟬即復長。秋短斯言。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

歲為春。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以八千歲為秋。疏。冥靈。大椿。並木名也。以葉生為春。以葉落為秋。冥靈。生於楚之南。以二十

歲為一年也。而言上古者。伏羲時也。大椿之木。長於上古。以三萬二千歲為一季也。冥靈。五百歲而花生。大椿。八千歲而落葉。並以春秋賒末。故謂之大年也。

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比於眾人之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毫分不可相踐。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義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羨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矣。夫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

彭祖者。姓錢名鏗。帝顓頊之玄孫也。善養生。性能調息。進雄。養於堯。堯封於彭。城其道可祖。故謂之彭祖。歷復。經殷。至周年。八百歲矣。特獨也。以其年長。壽所以色獨聞於世。而世人比匹。彭祖深可悲傷。而不悲者。為彭祖稟性遐壽。非我氣類。置之言外。不敢嗟傷。故知生之有涯。豈唯彭祖去已一毫不可企及。於是均椿菌。混彭祖。

祖。其不悲也。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上湯中十人命短也凡
記新法自百六至十九
日上湯自十二至十五
中自八歲至十一日
下
曾下面之四角也死上
言首之穴也三兌震
三商
復臺獄室也

云八自丹至性之棘語也
按是已者指口前而言
引湯之問棘而不異
於是証之豈許其問
之謂哉不可從
窮髮者云髮猶毛也司
馬云北極之下無毛之地
也按毛草也地理書云
以草木為髮

汗知二
毛与云鄭重煩煩也
羊角曰馬云風曲上行
若羊角

湯各止其分。湯之問棘也是已。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

以所問疏。湯是帝營之後契之苗裔姓子名履字天乙。為是也。疏。母氏技都見有氣貫月感而生湯豐下光上

身長九尺仕復為諸侯有聖德諸侯服之遭桀無道囚於夏臺後得免乃與諸侯同盟於景亳之地會桀於昆

吾之墟大戰於鳴條之野桀放奔南巢湯既克桀讓天下於務光務光不受湯即位乃都於亳後改為商殷開

基之主也棘者湯時賢人亦云湯之博士列子謂之復

蕞草棘也類蓋字之誤也而棘既賢人湯師夏之故

湯問於棘詢其至道云物性不同各有素分循而直往

因而任之殷湯請益深有玄趣莊子許其問故云是已

也。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

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鯤。疏。脩長也地以中為毛髮北

名穿髮所謂不毛之地鯢魚廣濶數千未有知其長者

引齊諧足為典實今牽列子再證。有鳥焉其名為鵬背

若大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

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疏。鵬背宏巨狀若高華旋風曲

過絕雲霄鼓怒放暢圖度南海故御寇湯問篇云世豈

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

是也。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

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

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各以得性為至自盡為極也

音義 丘作及問文而尺非 司馬云鷓鴣雀也

徵 司馬云信也崔之云成也

有二三等之 祭 祭也黑也 元不也善也首也漢文紀元七之民師古曰元善德也

音義 崔本云猶笑兒 案謂猶以為笑 按此承上斤鷓鴣以笑大故曰猶然笑之然榮子

也疏忘有遺無自 是不與子玄同

按榮子推審自得耳 故不為世非譽而遷其心則雖世所非譽而不為加勸勉沮壞焉然內我而外物榮已而辱人乃未能審也是其於審官三者所以猶有笑也疏或與子玄大不同不可混用

又照小乘之趣回大乘二向自己之心也 亦不能舉世言之云也 復過此定內外之分云

數、音朝崔誤云迫 促意也 按自榮子至無待之人甚多

或翱翔天池或畢志榆枋直各稱體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弁各有自然之素分既非羨慕之所反亦各安其天性不悲 疏 且將也亦語助也在小澤也鷓鴣所以異故再出之 雀也八尺曰鷓鴣猶嬉戲也而鷓鴣小鳥縱任任澤之中騰舉踴躍自得蓬蒿之內故能啖九萬之遠適欣數仞之近飛斯蓋辨小大之性殊論答足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

國者其自規也亦若此矣 亦猶鳥之自 疏 故是仍前之之詞國是五等之那那鄉是方二千五百家也自有智教切効堪益一官自有名各各着聞比周那黨自有道德弘轉可使南面徵成邦國安育黎元此三者稟分不同優劣斯異其於各足未始不齊規已所也亦猶鳥之自得於一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未能齊 疏 子者有德之稱姓方 故有笑 宋氏宋人也備

如是榮子雖能志有未能遺無故笑幸官之後滯於爵祿虛談之人猶懷嗤笑見如是所以不齊前既以示笑天示夫者不夸今則以大笑小小者 且舉世而與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審自得也 疏 舉皆也勸勵勉子寧性懷道整然超俗假令世皆譽讚亦不增 定乎內

其勸讚率上非毀亦不加其沮表審自得也 外之分 內我而 疏 榮子知內既非我亦非物內外又遣物我兩忘故於內外之分定而不惑也

辨乎榮辱之境 辱人 疏 志勸沮於非譽混穿通於玄監辨於物境不復內 斯已矣 亦不能 疏 斯此也已止我而外物榮已而辱人也 止盡於 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 足於身故 疏 數數猶汲汲也宋榮

鷓鴣 司馬云信也 崔之云成也 有二三等之 祭 祭也黑也 元不也善也首也漢文紀元七之民師古曰元善德也 音義 崔本云猶笑兒 案謂猶以為笑 按此承上斤鷓鴣以笑大故曰猶然笑之然榮子 也疏忘有遺無自 是不與子玄同 按榮子推審自得耳 故不為世非譽而遷其心則雖世所非譽而不為加勸勉沮壞焉然內我而外物榮已而辱人乃未能審也是其於審官三者所以猶有笑也疏或與子玄大不同不可混用 又照小乘之趣回大乘二向自己之心也 亦不能舉世言之云也 復過此定內外之分云 數、音朝崔誤云迫 促意也 按自榮子至無待之人甚多

也 疏忘有遺無自 是不與子玄同 按榮子推審自得耳 故不為世非譽而遷其心則雖世所非譽而不為加勸勉沮壞焉然內我而外物榮已而辱人乃未能審也是其於審官三者所以猶有笑也疏或與子玄大不同不可混用 又照小乘之趣回大乘二向自己之心也 亦不能舉世言之云也 復過此定內外之分云 數、音朝崔誤云迫 促意也 按自榮子至無待之人甚多

音義司馬云樹立也
未立至德也按此
言唯能自是耳
其他未能無不可者
蓋比之無待之則
於至人之全德有
未樹故也

按意謂御風得御風
之仙其狀輕妙而
能無所待則要自
得於一方耳要非
其至者也又按異
方同得物暢其宜
切實由斯人所以
時而御於天下也
忘心前竟東指也

御四
有得

子寧性虛談任理直節未嘗運智推求
後心為道栖身物外故不汲汲然者也
唯能自是耳未
能無不可也
尚虧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
與鄭穆公同時師於壺丘子林著書八卷得
風仙之道乘風遊行泠然輕舉所以稱善也
旬有五日
而後反
行不能以一時而周也
疏
旬十日也既得風仙
五日迴及啟家未能無所
不乘故不可一時周也
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
行耳非數數
疏
致得也彼列御寇得於風仙之福者蓋
然求之也
由志談無心虛懷任運非開域情取捨
汲汲求之欲明為道之要在
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
忘心若運彼智慮去之遠矣

非其
輕舉
也

者也
非風則不得行斯必有待
疏
乘風輕舉雖免步行
也唯無所不乘者無待耳
疏
非風不進猶有須待
自宰官已下及宋宋御寇歷舉智德優劣不同既未洞
志咸服有待唯當順萬物之性遊變化之塗而能無所
不成者方盡道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
遙之妙致者也
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天地者萬物之物名也天
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然也故太鵬之能高在
鷦之能下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
能非為之所能也不為而自能所以為正也故乘天地
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御六氣之弁者即是遊變化
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礙哉所遇斯乘又將惡
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道遙也苟有待
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
待然後道遙耳而况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猶太受者

也無心
也

乘八是無待上指云
也

也

也

王說注楚辭云陵陽子
明經言春食朝西段
者日將出時黃氣也
復食正陽者南方星氣
也秋食陰除一者日沒
已後赤黃冬食沉產氣
者北方夜半氣也

楚辭云陵陽子明經
言春食朝霞朝霞
者日欲出時黃氣也
秋食陰除陰除者
日沒已後赤黃二氣也
按針石所為心自然
能耳然自然無非針石
各食沉產沉產者
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
陽正陽者南方日中
二氣也在天玄地黃之氣是為六氣

許由
按聖者物得性之名
耳蓋聖人正名百物
物得其性故取物得
性之名以為名無有
所以得則聖人有名
矣惟無名知其未足
以名此人也據博物
得性之名取以為名
則庶幾之此人耳

為能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
使不冥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
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
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無待猶不足以殊
有待况有待者疏天地者萬物之總名萬物者自然之
之巨細乎別稱六氣者之順云乎且朝霞日午
正陽日入飛泉夜半流瀟并天地二氣為六氣也杜預
云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也又與道林云六氣天地四
時也辨者變也惡乎猶於何也言無待聖人虛懷体道
故能乘兩儀之正理順萬物之自然御六氣以逍遙混
群靈以變化苟無物而不順亦何往而不
通哉明徹於無窮將於何而有待者也
已無已故順物
神人無功
聖人無名
夫物未嘗有謝生於自然者
而必欣賴於針石故理必至
則迹滅矣今順而不助
與至理為一故無功
耳未定以名其所以

物故無名
性使名
無可
無有
無已
順物
已

得疏 至言其体神言其用聖言其名故就休語至就用
也語神就名語聖其實一也諸於靈極故謂之至陰
陽不測故謂之神正名百物故謂之聖也一人之上具
有此三欲顯功用名殊故有三人之別此三人者則是
前文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升人也欲結
此人無待之德彰其体用乃言故曰耳
許由疏 堯者帝嘗之子姓伊栢字放勳母慶都感赤龍
而生身長一丈九寸上而豐下眉有八米足履翼
星有聖德年十五封唐侯二十上代兄登帝位都平陽
号曰陶唐在位七十二年乃授舜年百二十八歲崩葬
於陽城謚曰堯依謚法翼善傳聖曰堯言其有傳雍之
功也許由隱者也姓許名由字仲武潁川陽城人也隱
於箕山師於齧鉄依山而食就河而飲堯知其賢讓以
帝位許由聞之乃臨河洗耳巢父飲犢牽而避之曰惡
吾水也死後堯封其墓謚
曰箕公即堯之師也
日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

物故無名
性使名
無可
無有
無已
順物
已

爵火本亦作燧音爵
祖繼及司馬云然也向云
人所然火也一云燧火謂
小火也字林云燧炬火
也子召及所以然持火
者子約反。炬按束
草燒也本亦作苴音會
謙也
易曰撝謙註謂撝撝皆

按夫能任自然而治則
暢乎物宜適乎民願
故虽今天下治而非治
之而治者也

或道五
天子當辰而立註疏狀
如屏風以緯為管管八
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為
斧文所以示威也天子見諸
侯則立須臾之節南極對
諸侯也九疊也

稷契皆唐虞臣也
稷周之始祖名棄契
殷之始祖名音

於先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

乎疏也且以日月照燭詎假炬火之光時雨滂沱無勞浸灌

之澤堯既撝謙尅讓退已進入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

所以致此之辭盛推仲武也

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疏治正也尸主也致與也堯既師於

子宇內必致太平而我猶為物主自許由故謂之為夫子若仲武立為不

也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能令萬事理不理萬

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左

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且忘

言以尋其所况而感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堯也不治而

得以治者許由也斯失之遠矣夫治之由乎不治為之

出乎無為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乎

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為者此莊老之談所以見弄疏

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為之域而不反者斯之由也注本

治謂理也既盡也言堯治天下久以昇平四海八荒盡

皆清謐何勞讓後過為薛費然觀莊文貶堯而廢許由

弄郭注乃劣許由優堯者則何耶欲明放勳大聖仲武

本賢賢聖二塗相去遠矣故堯負屨汾陽而喪天下許

由不夷其俗而獨立高山圓照偏溺斷可知矣是以莊

物之自

我無為

者同

者同

者同

者同

者同

者同

者同

者同

者同

者同

者同

者同

者同

者同

者同

者同

者同

按文少一

鷓鴣

偃鼠

按按守一家之偏尚者，亦是俗中之一物，雖能超然於物表，而既與肉體為匹，與是以臣代主，無任君之實，而後有其名也。
鷓鴣，李云小鳥也，郭璞云挑雀也。
偃鼠，李云偃鼠也，說文，偃鼠，鼠也，偃鼠，鼠也，偃鼠，鼠也。
問反。
夫運篇云至富則國，財并為郭注云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餘天下之財也。

按懷豁懷遠之類也，六朝語懷豁謂無偏尚也。

注樂推音洛義，不厭於艷反。

音義傳鬼神辭曰祝。

前論評優劣此奇三，齊為谷問而堯之一，更如此。

君之德也。若獨亢然立乎高山之頂，非夫人有精於自守，守一家之偏尚，何得專此？故俗中之一物，而為堯之外臣耳。若以介臣代乎內主，斯有為君之名，而無任君之實。疏：許由偃鼠箕山，道遙潁水，膾炙米利，狀穢邑名也。而堯殷勤致請，猶希代已。許由若高九五將為萬乘之名，然實以生名，從實起實，則是內是主名，便是外是賓，捨主取賓，喪內求外，既非隱者，所尚故云。吾將為賓，鷓鴣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也。
有極苟足其極，則疏：鷓鴣，巧婦鳥也。一名工雀，一名女餘，天下之財也。疏：匠亦名機虫，好深處而巧為巢也。偃鼠，形大小如手，赤黑色，瘠脚，脚有三甲耳，似象耳尾端，自好入河飲水，而鳥巢一枝之外，不假茂林，飲飲滿腹之餘，無勞浩沔，况許由安茲蓬華，不顧金園樂彼蔬食，誰勞歸休乎？君等無所用天下為。
均之無用而堯獨王食也。

無方故天下，疏：予我也。許由寡欲清廉，不受堯讓，故謂樂推而不厭。疏：堯云君宜速還黃屋，朕返紫微，禪讓之辭，宜其休息四海之尊於我。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無用九五之貴，予何用焉。

樽俎而代之矣。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下之至寶，各得其實，又何所為哉？自得疏：庖人謂掌庖厨而已矣。故堯許之地，雖異其於道，遙也。疏：之人則今之太官供膳是也。尸者太廟中神主也。祝者則今太常太祝是也。執祭板對尸而祝之，故謂之尸祝也。樽，酒器也。俎，肉器也。而庖人尸祝者，各有司存，假令膳夫懈怠，不皆治庖，尸祝之人，絲不越為濫職，棄於樽俎而代之宰烹，亦猶帝堯禪讓，不治天下，許由亦不去彼山林，就茲帝位，故注云：帝堯許由各靜於所遇也。已。肩吾

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疏：肩吾連叔並古之懷道人。

鎰 八二十四兩也百三
千四百兩也

徑庭猶本云天自徑庭
徑前路也庭堂外
地也徑與庭相距本
不遠今接輿之言比
之尋常言語大異
如徑庭之大遠不比
尋常徑庭也
里耳 有吾也
姑射 藐音邈又妙紹反簡之
云遠也姑射徐音夜
又八夜亦及本字夜反

又諸侯王全至也林

黃屋車蓋以黃為裏
一云是裏黃也
至王者仰也蔡邕曰
曰皇至六至皆云
三極聖人上何不虧也

根音銀

淳約
司馬云好兒

按寧之自然言虛無
事所謂於世不數也

也接輿者姓陸名通字接輿楚之賢人隱者也
與孔子同時而佯狂不仕常以躬耕為務楚子王知
其賢聘以黃琴百鎰車駟二乘並不受於是夫負妻戴
以遊山海莫知所終肩吾聞接輿之言過無錐的故問
連叔詢其義旨而言吾嘗言於接輿者聞接輿之言也
莊生寄三賢以明堯之一聖所聞之狀具列於下文
也

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疏 所登接輿之言恢弘而無窮一往而陳稷粳曾無
及覆可尋吾竊聞之驚疑怖恐猶如上天河漢迢迢
清高尋其源流 大有運庭不近人情焉疏 亦是直往不
畧無穿極也

顧之類也謂接輿之言不偶於俗多有
過差不附世情故太言不入於里耳也 連叔曰其言謂
何哉疏 陸通之說其若向此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

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 此皆寄言耳夫神人即今
所謂聖人也夫聖人雖在
廟堂之上然其用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
見其戴黃屋佩玉全便謂足以纓綉其心矣見其歷山
川同民事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虧
哉今言至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明世所無由識故乃
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於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
外傷 藐遠也山海經云姑射山在寰海之外有神聖
內 疏 之人戢機應物時須揖讓即為堯舜時須子戈
即為湯武綽約柔弱也處子未嫁女也言聖人動寂相
即空有並照雖居廊廡無異山林和光同塵在梁不染
冰雪取其潔清綽約辭以柔和處子不為物傷姑射語
其絕遠此明堯之盛德窈冥玄妙故記之絕垠之外推
之視聽之表斯蓋寓言耳亦何必有姑射之實乎宜忘
言以尋其所况此即肩吾述 不食五穀吸風飲露 俱不
已昔拳以答連叔之辭者也

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

清潔自來不以纓綉其心不以綉纓其神
此皆寄言耳夫神人即今
所謂聖人也夫聖人雖在
廟堂之上然其用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
見其戴黃屋佩玉全便謂足以纓綉其心矣見其歷山
川同民事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虧
哉今言至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明世所無由識故乃
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於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
外傷 藐遠也山海經云姑射山在寰海之外有神聖
內 疏 之人戢機應物時須揖讓即為堯舜時須子戈
即為湯武綽約柔弱也處子未嫁女也言聖人動寂相
即空有並照雖居廊廡無異山林和光同塵在梁不染
冰雪取其潔清綽約辭以柔和處子不為物傷姑射語
其絕遠此明堯之盛德窈冥玄妙故記之絕垠之外推
之視聽之表斯蓋寓言耳亦何必有姑射之實乎宜忘
言以尋其所况此即肩吾述 不食五穀吸風飲露 俱不
已昔拳以答連叔之辭者也

不食五穀吸風飲露 俱不
已昔拳以答連叔之辭者也

不食五穀吸風飲露 俱不
已昔拳以答連叔之辭者也

注本無
不字

言無
損處
也

然者喻之吸風飲
露之所為或自然
清冷虛靜也復自然
者固無所待也
所待非五穀之所為也

瘋一折及病也司馬云
野也 厲音厲李音
賴惡病也 狂求狂
李云癡也

澹然徒暫及恬靜也
按不凝者自得二猶
年穀熟也

本迹一教本門迹門立
法花字品第一三四卷
安樂行品第十四去言
八迹門也其與本門
也本門至極向上之道
也迹門彰方也堯者若
廟祀宇御座跡迹門也
內容三門也
文章八天日月星辰地山
川草木

猶如如
此言自然為物所乘
處持女物繫焉為君子所
求也
時女虛靜柔順和而不
喧夫嘗求人而為人所
求也

穀而獨為神人明神人者非五穀
所為而特稟自然之妙氣
降生應物挺淳粹之精靈稟陰陽之秀氣雖順物以資
待非五穀之所為也詭風露以清虛豈四時之能變也

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氣不疾而速變現無常故曰御飛龍寄生萬物
之上而神超六合之表故曰遊乎四海之外也
其神凝
使物不疵癘而年穀孰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使物不疵癘而年穀孰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使物不疵癘而年穀孰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極妙者雖靜默間堂之裡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兩儀
而御六氣同人群而驅萬物苟無物而不順則浮雲斯
乘矣無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自得唯澹然
而不凝坐忘忘行忘志而為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
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其神凝則不凝者自凝
得矣世皆齊其所見而斷之豈當信此哉
疏疑靜也疵
病疾病也

五穀孰謂有年也聖人形同枯木心若死灰本迹一時
動寂俱妙凝照潛通虛懷利物遂使四時順序五穀豐
登無災害物無夭枉聖人之處世有
此功能肩吾未悟至言謂為狂而不信
連叔曰然瞽者無

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
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
謂眼無睞縫冥冥如鼓皮也聾者耳病也盲者眼根病
也夫目視耳聽蓋有物之常情也既瞽曰聾耳不可示
之以色色也亦猶至言妙道唯懸解者能知愚惑之徒
終身未悟良由智障盲闇不能照察豈唯形質獨有之
耶是以聾接輿之言謂為狂而不信
自此已下是連叔答肩吾之辭也
是其言也猶時女
謂此接輿之所言者自然為物
所求但知之聾盲者謂無此理
時女少年處室之

謂此接輿之所言者自然為物
所求但知之聾盲者謂無此理
時女少年處室之

安石不出將如何

窈窕、深遠幽微之員
旁薄剛反、字又作磅
同磅、蒲博反、司馬
云旁磅猶混同也
勸皆云無荒天下謂不
可也、非以則荒亂
云天下荒淫者生商
自故堯治天下其心可
弊、簡文云徑管兒

女也指此接輿之言猶如窈窕之女緝約凝潔
為君子所求但智之聾盲者謂無此理也
之人也方

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勸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

為夏 夫聖人之心極兩儀之至會貫萬物之妙數故能
體化合變無往不可旁礴萬物無物不然也世以

亂故求我我無心也我苟無心亦何為不應世哉然則
體玄而極效者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天下之

化以成堯舜之名者常以不為為之耳孰之是語助
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為事而後能乎 亦歎羨也

旁礴猶混同也勸亦也孰誰也之人者歎堯是聖人之
德者歎堯之盛德也言聖人德合一儀道濟群品混同

萬物驅取百靈世道荒蕪蒼生離亂故求大聖君臨安
撫而虛舟懸鏡應感無心誰肯勞形弊智經營區宇以

事為夏然後能事故老子云為無為事無事又曰取天
下常以無事及其有夏不足以取天下也

之人也物莫之傷 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
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也 大憂者

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焚 無往而不安則
無變於已况溺熱之間哉故至人不嬰乎禍 孰

難非避之也推理直前而自然與害會 孰
生死則無死無生真於水火則不溺不焚假令陽九流

金之災百六滔天之禍紛紜自彼於我何為故郭注云
死生無變於已何 是其塵垢糝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

孰肯以物為事 堯舜者世夏之名耳為名者非名也故
實焉今所稱堯舜者徒 疏散為塵賦為垢穀不孰為糝

各其塵垢糝糠耳 穀皮曰糠皆猥物也銘金曰
鑄範玉曰陶謚法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堯

至本妙絕形名混迹同塵物耳其德故立各謚以彰聖

陶鑄之樹反

世所稱堯舜之迹

昔帝甲子九十九百年
石早九年有故云亦欬
水百六之事九年是石
百六年後洪水起故云
亦欬
非避之難自然不亦也

○堯歷志曰堯九元凡四百五
一十七歲或五十七 孟康曰經
歲從百六終陽三正得歲歲五
十七合為元四百六十七
陽九百六九則表陽九
之會註堯書曰九元
四千五百歲為一元一
元之中九陽厄五陰
厄四陽為旱陰為水
又云初入元百六歲有
厄故曰百六之會
堯始古曰及堯垢猶
汚 糝糠猶煩碎
陶鑄之樹反

於
不溺
物而
無
所謂天
地
懷
火手

秋水云
數曰云
則自然
之數

樊壇上式連及職一
下常財及

粘上也又昌志及
老子樊壇以為器林注樊壇
陶者之器也虛而具故可以成
器

章甫李云云章甫
殷冠也以冠為貨

縫掖肘掖寬大之衣
也章甫緇布冠也

孔子居魯自衣縫掖
之衣吾殷冠章甫

之冠見禮記
越世家云越王其先禹

之苗衣而夏后帝少康
之庶子也封於會稽

然駢反李云官然猶恨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

體然各者粗法不異糝糠謚者世事何殊塵垢既而矯
誦佞矣將彼塵垢鍛鑄為堯用此糝糠填作堯豈知
妙體胡可言耶是以

文身無所用之疏此起辭也資貨也越國逼近江湖斷
髮文身以避蛟龍之難也章甫冠名

也故孔子生於魯衣縫掖長於宋冠章甫而宋實微子
之裔越乃大伯之苗一國質迥往來仍以章甫為貨且

章甫本克首飾必須雲鬢兼冠越人斷髮文身資貨便
成無用亦須采花本猶滯著富貴起自矯於堯既體道

洞忘故能無用天下故郭注云堯之無
所用天下為亦猶越人無所用章甫耳

民平海內之政徃見四子藜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

喪其天下焉夫堯之無所用天下為亦猶越人之無所
用章甫耳然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

下雖宗堯堯未有天下也故窅然喪之而常遊心於絕
冥之境雖奇堯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

奇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實宜矣其迹則堯也
自迹觀冥內外異域未足怪矣世徒見堯之為堯豈識

其冥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求堯於所見因謂與物
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也然未知至遠之所順者更近

而至高之所會者及下也若乃

遊無算疏治言緝理政言風教此合喻也汾水出自大
哉

在汾水比昔堯都也窅然者舜寒是深遠之名喪之言
忘是遺蕩之義而四子者四德也一本二迹三非本非

迹四非非本迹者也言堯及熙心源洞見道境超茲四
句故言徃見四子也夫聖人無心有感斯應故能緝理

萬邦和平九土雖復疑神四子端拱而坐汾陽統馭萬
机窅然而喪天下斯蓋即本即迹即體即用空有双照

謂能得窅然者堯中
道又云此中道非有非
無亦同以空照假以假照
空是云及此中道也遺者
證空是也云則教教蓋
權大乘也

陽也

已遺之

葉土凡內裏六條易
五色之士負也
封諸侯時八春封
侯者土包也

學六厥負惟土五色注
封五色土古禮諸侯
則割且方色上土之便
之社也包以白茅
若取其潔黃土取土
者覆四方

馱凱馱社樹之神
大樽司馬云樽如酒器
縛之於身浮於江湖
可以自渡慮猶結
郭云蓬生非直達者
向云蓬者短不暢
曲士之謂音

樽
樽山樽也
葉詩山有樽

今一朝而獲萬枝百金請與之疏鬱賈也俗儷既高聚族謀議世世并游為利益

寡一朝賣術資貨極多異口同音余曰請與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

使之將來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剗地而封之疏比隣

地帶河江兵戈相接必用船艦戰士隆冬手多掛坩客
素稟雄才天生磨智既得方術遂說吳王越國兵難長

兵吳王使為將師賴此各藥而束手不拘於旌旗文舉
越人亂戰獲此大捷馱凱而旋動庸庸著於之茅

能不單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并辭統則所用之

異也疏或不定也方藥無二而用者有殊故行客得之以封侯宋人用之以併辭此則所用工拙之異

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摠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

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非直達者也此章

言物各有宜苟得其疏摠者繩絡之也樽者漆之如酒
宜安往而不道也樽以繩結縛用渡江湖南人所

謂腰舟者也蓬草名拳曲不直也夫歎也言太瓠浮乎
江湖可以舟船淪弱至教與行世境可以濟渡群迷而

惠王既有蓬心未能直達玄理故妄起拮擊之辟譏刺莊子之書為用失宜且采可歎之惠子謂莊

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樗樗漆之類鳴之甚息惡木者也世間名字例皆虛

假相與鳴之未知的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

當故言人謂之樗也卷曲而不中規矩者不顧疏擁腫盤癩也卷

圓而矩方塗道也樗枘之樹不材之木根本擁腫枝幹
寧卷繩墨不如方圓無取立之行路之旁匠人曾不顧

狸往

此以刺感亦不謀不與人
或亦智不知言

教又作傲同支云伺彼
急教謂承夫間殆也
音義
機辟司馬云因也

商鞅秦於寵愛商鞅云
所封孔故云介也魏國
之王千公子於上云也
按康牛郭呂之及徐李
音求又音高音義
按韻會云聲說文聲
西南夷長鬃牛張揖
曰牛黑也出西南徼外
師古曰即今牛尾可為旌旄云通以聲莊子散康牛大若垂天之雲

音義謂宗絕無為之
地也簡文云莫大也
彷徨猶翱翔也
廣雅云徙倚也
行李尤傳行李往來或
為史史字訛依李史
古使字亦作行理

也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疏樹既擁腫不材

迂誕無用眾所不取此合於前者也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

以候教者東西跳案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疏

狸野猫也跳案猶走躡也辟法也謂機關之類也罔罟

罟罟也子獨不見狸狌狌捕鼠之狀罟伏其身而候機慢

之鼠東西跳躡不避高下之地而中於機關之法身死

罔罟之中皆以刺感其小不謀大故也亦猶擊跪曲拳

執持聖迹偽情矯性以要時利前雖遂意後必危亡而

商鞅蘇張即是其夏此何異乎捕鼠狸狌死於罔罟也

今夫繁華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

疏 繁華猶旌牛也出西南夷其形甚大山中遠望如天

際之雲救澤之中逍遙養性跳案捉鼠不及野狸亦

猶莊子之言不狎流俗可以理國治身且長且久者也 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

不材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疏 無何有猶無有也

無有故曰無何有之鄉也 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無

其下疏 彷徨縱任之名逍遙自得之稱亦是異言一致

來風故行李經過徘徊戀息徙倚顧步輒臥其下亦猶

莊子之言無為虛談可以逍遙適性獲庇蒼生也

不天行谷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夫小大之

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疏 擁腫不材拳曲無取匠人不

其所以均則物皆逍遙也 疏 顧介斧無加大折之矣何從

而至得終其天年盡其生理無用之用何所困苦哉亦

猶莊子之悲俗會通可以攝衛可以全真既不天在於

世金詁嘗因
若於生分也

莊子內篇逍遙遊第二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二

言人物之體雖殊
所受生分齊也

郭象注

夫自是而非彼，
非皆然故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
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

故外無以與為歡，
嗒焉而解體若失其配匹者也。

以居處為號，
居於南郭故號南郭。

冥條東郭，
順子之類，其人懷道抱德，
虛心忘談，故莊子

美其情高而託為論，
首隱憑也。噓，嘆也。嗒焉，
解釋貌。偶，

匹也。身與神為匹，
物與我為耦也。子綦憑几坐，
忘幾神

遐想仰天而嘆，
歎悟自然離形去智，
嗒焉隱

存身心俱遺，
物我兼忘，故若喪其匹耦也。

顏成子游

齊物論者人物之論也齊
者一也欲論而為一之
誠固之世學問不同更
思是非故莊子以為不
若是善兩忘而取之自然
也

秋水篇濠梁子隱机息
仰天而笑

隱几

虛吐氣為噓向云息也
耦本又作偶五口及匹也
對也司馬云耦身也身
與神為耦

按後耦疏有二說一
則就身與神為匹三
則約物與我為耦
由是二義故謂為
耦也

立待前成子慕則事立
云語也
何居音姬又知字子司馬云
猶故也
天真本源自性佛

御講註者長莊謂曰
成坎

自淡泊之意也

按我我主忘已言忘
已則物不不足識也
不識者忘之也故曰
都忘外內耳流云境智
兩忘則其真我也

形骸

立待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

死灰乎死灰槁木取其寂滅無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

非者其體中獨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

若立枯木動若運槁枝坐若死灰行若游塵動止之容

吾所不能一也其於無心而自得吾所不能一也

姓顏名偃字子游居安處也方欲請益故起而立待

如何安處神識凝寂頓異從來遂使形將槁木而不

殊心與死灰而無別必有妙術請示所由今之隱机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子慕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

之乎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而由汝

物足識哉故都忘外內然後超然俱得也喪由

亡也許其所問故言不亦善乎而子慕境智兩忘物我

雙絕子游不悟所以驚疑故示隱几之能汝頗不知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籟管參差官商異律故有長短高下萬殊之聲聲雖萬

殊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無所措其間矣况之風

物異音同是咸自取夫籟籟也長一尺二寸十六管

焉則天地之籟見矣象鳳律舜作也夫籟管參差所

受洛足况之風物咸稟自然故寄子游曰敢問其方疏

此二賢以明三籟之義釋在下文
方道也術也雖聞其名未解
其義故請三籟其術如何
子慕曰夫大塊噫氣其名
為風大塊者無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氣塊然而自
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塊然之體大矣
故遂以太塊者造物之名亦自然之稱也言自然
塊為名疏之理道生萬物不知所以然而然太塊之

籟

吹萬一

大塊噫

大塊司馬云大朴之兒
云淮南子以大味解者
或以為無或以為元氣或
以為混成或以為天謬也

子慕子遊也

籟字可案

梁書曰郭璞謂籟一名
籟廣韻謂之籟
又凡孔穴數機括皆曰
籟注子人籟則比竹
是已云白口按籟本
籟音義籟也按流
籟字可案

按所謂
籟莫
有何方
行以能
之乎
嗚本
嘆本
而自
有此
也

萬竅若無萬竅風豈鳴

長郭烏罪友
佳郭祖罪友
循本云齊物論風之形以
從筆端穿山非化工之
手不能算口耳三者以
人之形析則相累積
有空氣則則圓而
中空曰則中密三音以
器之形水聚半跡曰注水
流空下之所曰汗三音以
地之形此言其形也
櫛髮屋楹也徐曰柱上
橫椽承棟者橫之以
符也

激者經歷友如水激也李
古弟及司馬云若激喚
論者簡文云若前去之
循本云以下言其激
如水激聲論如箭去去
諫如號哭聲矣室東
南隅如深室中聲咬如
鳥咬二聲

諫音豪司馬云若諫
哭聲
實者徐於亮友一音音
司馬云深者也若深安
矣然
唱喝五恭友徐又音
愚李云于喝聲之相
和也
循本唱于于字通轉非
曰字為五聲之長故曰喝
天喝者公飲如魚口
之噴喝也冷風清冷
之風飄風飄忽之風
調和而刁也樹尾風調和
然和而刁也然微也舍
呼風小為調也而采茶
者嫩條為刁嫩言刁
然可撥耳

中噫而出氣仍名
此氣而為風也
是唯無作則萬竅怒鳴
竅皆怒動
而為聲也
而獨不聞之
長風
山林之畏佳
長風之聲畏佳
扇動之貌而琴琴清吹擊蕩山林遂
成樹木枝條畏佳
扇動世皆共觀汝獨不聞之耶
木百田之竅亮似鼻似口似耳似柝似圈似目似注者
似汚者
竅之所似
疏是也圈畜獸闌也木既百田穴亦
奇衆故或似人之口鼻或似獸之欄圈或似人之耳孔
或似舍之桁楹或似注曲而擁腫或汚下而不平形勢
無窮畧陳此八事亦由世間萬物
種類不同或醜或妍蓋稟之造化
激者諫者叱者吸者

言風唯無
作作則萬
言風唯無
作作則萬

疏是指此風也作起也言此木風唯當不起

若其動作則萬殊之穴皆鼓怒

長風之聲畏佳扇動之貌而琴琴清吹擊蕩山林遂

成樹木枝條畏佳扇動世皆共觀汝獨不聞之耶

木百田之竅亮似鼻似口似耳似柝似圈似目似注者

似汚者竅之所似疏是也圈畜獸闌也木既百田穴亦

奇衆故或似人之口鼻或似獸之欄圈或似人之耳孔

或似舍之桁楹或似注曲而擁腫或汚下而不平形勢

無窮畧陳此八事亦由世間萬物種類不同或醜或妍蓋稟之造化

激者諫者叱者吸者

此畧舉異
激者如水湍激聲也

疏諫者如箭簇頭孔聲

叱者叱聲也吸者如呼吸聲也

哭者也實者深也若深谷然咬者哀切聲也畧舉樹穴

即有八種風吹木竅還作八聲亦由人稟分不同種種

差異率性而動莫不均齊假令小大夭壽未足以相傾

前者唱呼而隨者唱喝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太和

商雖千變萬化唱和大小莫不
稱其所受而各當其分者也
疏冷小風也飄是大風
動前後相隨之聲也故冷清風和聲即小暴疾飄風和
聲即大各稱所受曾無勝劣以况萬物稟氣亦然
厲風濟則衆竅為虛
濟止也烈風作則衆竅實及其止
則衆竅虛虛實雖異其於各得則
同耳疏厲大也烈也濟止也言木風止則衆竅虛及其動
則衆竅實虛實雖異各得則同耳况四序盈虛二

或作

或作

或作

或作

或作

或作

或作

或作

或作

或作

或作

或作

或作

或作

或作

或作

或作

調二音條乃二徐都
竟反

按物稟風之動不同
則其形之動亦又
異故注曰物聲既異
云云物蒸物疏似物
形未知孰是

事毒和毒自也

度暴也

按此物稟風之動不同
則其形之動亦又
異故注曰物聲既異
云云物蒸物疏似物
形未知孰是

生不自無有也
有生地然而自生耳

天字至
也字一
說

按此言天者非主役萬
物之物也乃萬物之
總名耳豈物之動不
得自天其所主役
哉名為天賴之謂也
且天者托物而有不
得自有況有物哉故
曰萬物之總名耳
何適有賴指名天
者乎

毒和狼也

亭毒造化均養也生之無
亭毒之心
老子言之毒之王弼曰
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

儀生殺既無心於亭
毒豈有意於列度
而獨不見之調調之才乎
調調

動搖貌也言物聲既異而形之動搖亦又不同也動
雖不同其得齊一耳豈調調獨是而才才獨非乎
而汝也調調才才者動搖之貌也言物形既異動亦不
同雖有調才之殊而終無是非之異况盈虛聚散生死
竅通物理自然不得不尔
豈有是非臧否於其間哉

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疏
地籟則竅穴之徒人籟則
簫管之類並皆眼見此則

可知唯天籟深玄罕難類
子綦曰大吹萬不同而使其
自已也

此天籟也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衆竅
比亦之屬擬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夫耳無
即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
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

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矣自已而然則謂之天然
天然耳我非為也故以天然言之者所以明其自然也

豈蒼蒼之謂哉而感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已也夫天且
不能自有况能有物哉故天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為
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
疏 夫天者萬物之總名自然
生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
之別稱豈蒼蒼之謂哉故

夫天籟者豈別有一物邪即比并衆竅接乎有生之類
是亦尋夫生生者誰乎蓋無物也故外不從乎物內不
資乎我塊然而生獨化者也是以郭註云自已而然則
謂之天然故以天然言之者所以明其自然也而言吹

萬不同且風唯一體竅則萬殊雖復大小不同而各稱
所受咸享自知豈賴他哉此天籟也故知春生復長目
視耳所近取諸身遠託諸物不知其所以悉莫辨其所
然使其自已當分各足寧性而動不由心智所謂亭之
毒之此天籟
感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物皆自得之耳誰
主怒之使然哉此

之大意者也

按此言
衆竅比
竹之類
生之類
共天籟
耳

初程
明此
大

句凡此物故重明也

案主也戰一怒一動
負也

大智於有物論前存我
明也

此蓋明之口天籟無方
云云云云小言云云又喜怒
哀示此類也

補促小狹類也
或與是論類也之言

按魂交為寐形開為覺
此蓋明之口天籟無方
與交前在收決字
與接司馬云人道交接
橫結驩愛也

副墨云縲者縲緩無斷
人也若若若機不露險
也

縲者心也
舊古海交字也司馬
云縲也云云穴也縲穴

胸心身外事身意

者為者此三別

依湯者痛恐自也
且言連境不著也連
送也

堅守確
乎情在
機勝主

利如箭括發機之狀
其如箭括發機之狀
在勝物不異且盟之
能

副墨云司是非者主訟
之輩意在中人尋其
肯欲發若機括才也
守勝者固執已見如
留盟盟誓不敢動拘
人也

副墨云司是非者主訟
之輩意在中人尋其
肯欲發若機括才也
守勝者固執已見如
留盟盟誓不敢動拘
人也

副墨云司是非者主訟
之輩意在中人尋其
肯欲發若機括才也
守勝者固執已見如
留盟盟誓不敢動拘
人也

重明天 疏 自取由自得也言風竅不同形聲乃異至於
籟也 各自取是未始不齊而怒動為聲誰使之然
也欲明群生糾紛萬象參差分內自取未嘗不定或飛
或走誰使其然故知鼓之怒之莫知其宰此則重明天
籟之義

大智閑閑小智間間 此蓋智 疏 閑閑者裕
者也 之不同 疏 也間間分
別也支智惠寬大之人率性虛談無是非小智狹劣
之人性靈褊促有取有捨故間隔而分別無是非故
閑暇而 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此蓋言 疏 炎炎猛烈也
寬裕也 夫詮理大言由猛火炎燎原野情蕩無遺
儒墨小言滯於競辨徒有詞費無益教方 其寐也魂交
其覺也形開 此蓋寤 疏 凡鄙之人心靈馳騁耽滯前境
緣而交接其覺悟也則 與接為構日以心闔縲者者
形質開朗而取染也

密者 此蓋交 疏 構合也密深也今穴地
足故借彼寸陰心與日闔也其護心逐
境情性萬殊畧而言之有此三別也 小恐惴惴大恐
縲縲 此蓋恐悻之異 疏 惴惴林惕也縲縲沮喪也支境
惴惴而依惕太心 其發若機枯其司是非之謂也疏
寬暇而沮喪也 機 驚也括箭括也司主也言發心逐境速如箭
括使情拒害猛若弩牙唯主意是非更無他謂也 其留如
詛盟其守勝之謂也 此蓋動 疏 詛祝也盟誓也言復意
境不異 誓盟堅守 其發若秋各以言其日消也 其表後
確乎情在勝物 如此 疏 素秋搖落玄冬肅殺物景貿遷驟如交臂
者 或之類豈能覺耶唯爭廉安是非詎知日新消

密者 此蓋交 疏 構合也密深也今穴地
足故借彼寸陰心與日闔也其護心逐
境情性萬殊畧而言之有此三別也 小恐惴惴大恐
縲縲 此蓋恐悻之異 疏 惴惴林惕也縲縲沮喪也支境
惴惴而依惕太心 其發若機枯其司是非之謂也疏
寬暇而沮喪也 機 驚也括箭括也司主也言發心逐境速如箭
括使情拒害猛若弩牙唯主意是非更無他謂也 其留如
詛盟其守勝之謂也 此蓋動 疏 詛祝也盟誓也言復意
境不異 誓盟堅守 其發若秋各以言其日消也 其表後
確乎情在勝物 如此 疏 素秋搖落玄冬肅殺物景貿遷驟如交臂
者 或之類豈能覺耶唯爭廉安是非詎知日新消

密者 此蓋交 疏 構合也密深也今穴地
足故借彼寸陰心與日闔也其護心逐
境情性萬殊畧而言之有此三別也 小恐惴惴大恐
縲縲 此蓋恐悻之異 疏 惴惴林惕也縲縲沮喪也支境
惴惴而依惕太心 其發若機枯其司是非之謂也疏
寬暇而沮喪也 機 驚也括箭括也司主也言發心逐境速如箭
括使情拒害猛若弩牙唯主意是非更無他謂也 其留如
詛盟其守勝之謂也 此蓋動 疏 詛祝也盟誓也言復意
境不異 誓盟堅守 其發若秋各以言其日消也 其表後
確乎情在勝物 如此 疏 素秋搖落玄冬肅殺物景貿遷驟如交臂
者 或之類豈能覺耶唯爭廉安是非詎知日新消

密者 此蓋交 疏 構合也密深也今穴地
足故借彼寸陰心與日闔也其護心逐
境情性萬殊畧而言之有此三別也 小恐惴惴大恐
縲縲 此蓋恐悻之異 疏 惴惴林惕也縲縲沮喪也支境
惴惴而依惕太心 其發若機枯其司是非之謂也疏
寬暇而沮喪也 機 驚也括箭括也司主也言發心逐境速如箭
括使情拒害猛若弩牙唯主意是非更無他謂也 其留如
詛盟其守勝之謂也 此蓋動 疏 詛祝也盟誓也言復意
境不異 誓盟堅守 其發若秋各以言其日消也 其表後
確乎情在勝物 如此 疏 素秋搖落玄冬肅殺物景貿遷驟如交臂
者 或之類豈能覺耶唯爭廉安是非詎知日新消

密者 此蓋交 疏 構合也密深也今穴地
足故借彼寸陰心與日闔也其護心逐
境情性萬殊畧而言之有此三別也 小恐惴惴大恐
縲縲 此蓋恐悻之異 疏 惴惴林惕也縲縲沮喪也支境
惴惴而依惕太心 其發若機枯其司是非之謂也疏
寬暇而沮喪也 機 驚也括箭括也司主也言發心逐境速如箭
括使情拒害猛若弩牙唯主意是非更無他謂也 其留如
詛盟其守勝之謂也 此蓋動 疏 詛祝也盟誓也言復意
境不異 誓盟堅守 其發若秋各以言其日消也 其表後
確乎情在勝物 如此 疏 素秋搖落玄冬肅殺物景貿遷驟如交臂
者 或之類豈能覺耶唯爭廉安是非詎知日新消

密者 此蓋交 疏 構合也密深也今穴地
足故借彼寸陰心與日闔也其護心逐
境情性萬殊畧而言之有此三別也 小恐惴惴大恐
縲縲 此蓋恐悻之異 疏 惴惴林惕也縲縲沮喪也支境
惴惴而依惕太心 其發若機枯其司是非之謂也疏
寬暇而沮喪也 機 驚也括箭括也司主也言發心逐境速如箭
括使情拒害猛若弩牙唯主意是非更無他謂也 其留如
詛盟其守勝之謂也 此蓋動 疏 詛祝也盟誓也言復意
境不異 誓盟堅守 其發若秋各以言其日消也 其表後
確乎情在勝物 如此 疏 素秋搖落玄冬肅殺物景貿遷驟如交臂
者 或之類豈能覺耶唯爭廉安是非詎知日新消

密者 此蓋交 疏 構合也密深也今穴地
足故借彼寸陰心與日闔也其護心逐
境情性萬殊畧而言之有此三別也 小恐惴惴大恐
縲縲 此蓋恐悻之異 疏 惴惴林惕也縲縲沮喪也支境
惴惴而依惕太心 其發若機枯其司是非之謂也疏
寬暇而沮喪也 機 驚也括箭括也司主也言發心逐境速如箭
括使情拒害猛若弩牙唯主意是非更無他謂也 其留如
詛盟其守勝之謂也 此蓋動 疏 詛祝也盟誓也言復意
境不異 誓盟堅守 其發若秋各以言其日消也 其表後
確乎情在勝物 如此 疏 素秋搖落玄冬肅殺物景貿遷驟如交臂
者 或之類豈能覺耶唯爭廉安是非詎知日新消

密者 此蓋交 疏 構合也密深也今穴地
足故借彼寸陰心與日闔也其護心逐
境情性萬殊畧而言之有此三別也 小恐惴惴大恐
縲縲 此蓋恐悻之異 疏 惴惴林惕也縲縲沮喪也支境
惴惴而依惕太心 其發若機枯其司是非之謂也疏
寬暇而沮喪也 機 驚也括箭括也司主也言發心逐境速如箭
括使情拒害猛若弩牙唯主意是非更無他謂也 其留如
詛盟其守勝之謂也 此蓋動 疏 詛祝也盟誓也言復意
境不異 誓盟堅守 其發若秋各以言其日消也 其表後
確乎情在勝物 如此 疏 素秋搖落玄冬肅殺物景貿遷驟如交臂
者 或之類豈能覺耶唯爭廉安是非詎知日新消

密者 此蓋交 疏 構合也密深也今穴地
足故借彼寸陰心與日闔也其護心逐
境情性萬殊畧而言之有此三別也 小恐惴惴大恐
縲縲 此蓋恐悻之異 疏 惴惴林惕也縲縲沮喪也支境
惴惴而依惕太心 其發若機枯其司是非之謂也疏
寬暇而沮喪也 機 驚也括箭括也司主也言發心逐境速如箭
括使情拒害猛若弩牙唯主意是非更無他謂也 其留如
詛盟其守勝之謂也 此蓋動 疏 詛祝也盟誓也言復意
境不異 誓盟堅守 其發若秋各以言其日消也 其表後
確乎情在勝物 如此 疏 素秋搖落玄冬肅殺物景貿遷驟如交臂
者 或之類豈能覺耶唯爭廉安是非詎知日新消

密者 此蓋交 疏 構合也密深也今穴地
足故借彼寸陰心與日闔也其護心逐
境情性萬殊畧而言之有此三別也 小恐惴惴大恐
縲縲 此蓋恐悻之異 疏 惴惴林惕也縲縲沮喪也支境
惴惴而依惕太心 其發若機枯其司是非之謂也疏
寬暇而沮喪也 機 驚也括箭括也司主也言發心逐境速如箭
括使情拒害猛若弩牙唯主意是非更無他謂也 其留如
詛盟其守勝之謂也 此蓋動 疏 詛祝也盟誓也言復意
境不異 誓盟堅守 其發若秋各以言其日消也 其表後
確乎情在勝物 如此 疏 素秋搖落玄冬肅殺物景貿遷驟如交臂
者 或之類豈能覺耶唯爭廉安是非詎知日新消

密者 此蓋交 疏 構合也密深也今穴地
足故借彼寸陰心與日闔也其護心逐
境情性萬殊畧而言之有此三別也 小恐惴惴大恐
縲縲 此蓋恐悻之異 疏 惴惴林惕也縲縲沮喪也支境
惴惴而依惕太心 其發若機枯其司是非之謂也疏
寬暇而沮喪也 機 驚也括箭括也司主也言發心逐境速如箭
括使情拒害猛若弩牙唯主意是非更無他謂也 其留如
詛盟其守勝之謂也 此蓋動 疏 詛祝也盟誓也言復意
境不異 誓盟堅守 其發若秋各以言其日消也 其表後
確乎情在勝物 如此 疏 素秋搖落玄冬肅殺物景貿遷驟如交臂
者 或之類豈能覺耶唯爭廉安是非詎知日新消

密者 此蓋交 疏 構合也密深也今穴地
足故借彼寸陰心與日闔也其護心逐
境情性萬殊畧而言之有此三別也 小恐惴惴大恐
縲縲 此蓋恐悻之異 疏 惴惴林惕也縲縲沮喪也支境
惴惴而依惕太心 其發若機枯其司是非之謂也疏
寬暇而沮喪也 機 驚也括箭括也司主也言發心逐境速如箭
括使情拒害猛若弩牙唯主意是非更無他謂也 其留如
詛盟其守勝之謂也 此蓋動 疏 詛祝也盟誓也言復意
境不異 誓盟堅守 其發若秋各以言其日消也 其表後
確乎情在勝物 如此 疏 素秋搖落玄冬肅殺物景貿遷驟如交臂
者 或之類豈能覺耶唯爭廉安是非詎知日新消

密者 此蓋交 疏 構合也密深也今穴地
足故借彼寸陰心與日闔也其護心逐
境情性萬殊畧而言之有此三別也 小恐惴惴大恐
縲縲 此蓋恐悻之異 疏 惴惴林惕也縲縲沮喪也支境
惴惴而依惕太心 其發若機枯其司是非之謂也疏
寬暇而沮喪也 機 驚也括箭括也司主也言發心逐境速如箭
括使情拒害猛若弩牙唯主意是非更無他謂也 其留如
詛盟其守勝之謂也 此蓋動 疏 詛祝也盟誓也言復意
境不異 誓盟堅守 其發若秋各以言其日消也 其表後
確乎情在勝物 如此 疏 素秋搖落玄冬肅殺物景貿遷驟如交臂
者 或之類豈能覺耶唯爭廉安是非詎知日新消

密者 此蓋交 疏 構合也密深也今穴地
足故借彼寸陰心與日闔也其護心逐
境情性萬殊畧而言之有此三別也 小恐惴惴大恐
縲縲 此蓋恐悻之異 疏 惴惴林惕也縲縲沮喪也支境
惴惴而依惕太心 其發若機枯其司是非之謂也疏
寬暇而沮喪也 機 驚也括箭括也司主也言發心逐境速如箭
括使情拒害猛若弩牙唯主意是非更無他謂也 其留如
詛盟其守勝之謂也 此蓋動 疏 詛祝也盟誓也言復意
境不異 誓盟堅守 其發若秋各以言其日消也 其表後
確乎情在勝物 如此 疏 素秋搖落玄冬肅殺物景貿遷驟如交臂
者 或之類豈能覺耶唯爭廉安是非詎知日新消

密者 此蓋交 疏 構合也密深也今穴地
足故借彼寸陰心與日闔也其護心逐
境情性萬殊畧而言之有此三別也 小恐惴惴大恐
縲縲 此蓋恐悻之異 疏 惴惴林惕也縲縲沮喪也支境
惴惴而依惕太心 其發若機枯其司是非之謂也疏
寬暇而沮喪也 機 驚也括箭括也司主也言發心逐境速如箭
括使情拒害猛若弩牙唯主意是非更無他謂也 其留如
詛盟其守勝之謂也 此蓋動 疏 詛祝也盟誓也言復意
境不異 誓盟堅守 其發若秋各以言其日消也 其表後
確乎情在勝物 如此 疏 素秋搖落玄冬肅殺物景貿遷驟如交臂
者 或之類豈能覺耶唯爭廉安是非詎知日新消

密者 此蓋交 疏 構合也密深也今穴地
足故借彼寸陰心與日闔也其護心逐
境情性萬殊畧而言之有此三別也 小恐惴惴大恐
縲縲 此蓋恐悻之異 疏 惴惴林惕也縲縲沮喪也支境
惴惴而依惕太心 其發若機枯其司是非之謂也疏
寬暇而沮喪也 機 驚也括箭括也司主也言發心逐境速如箭
括使情拒害猛若弩牙唯主意是非更無他謂也 其留如
詛盟其守勝之謂也 此蓋動 疏 詛祝也盟誓也言復意
境不異 誓盟堅守 其發若秋各以言其日消也 其表後
確乎情在勝物 如此 疏 素秋搖落玄冬肅殺物景貿遷驟如交臂
者 或之類豈能覺耶唯爭廉安是非詎知日新消

音義通本亦作溢
風音返郭許賜反

熱之成及之入及
司馬云不動兒
循本云此以七情又翻十
二般荀子云莫不美則
姚冶奇衣婦飾血氣
態度句法与此同
煩溪云壽常說喜
怒哀樂也又後哀怒
狀出慮嘆變熱後喜
樂於此也

化得變
知所萌即謂其自
然而然也自然乃其
所由以生也
端緒萌也

毀人之衰老其狀例然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溺而遂

者其狀例然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溺而遂

言老也其厭哉於欲老而疏厭沒溺也顛倒之流厭

近死之心莫使復陽其利患輕禍陰

喜怒哀樂慮嘆其利患輕禍陰

變熱姚佚啓態此蓋性情疏心品愚迷封執導順順則

重喜怒則輕故喜則心生懼悅樂則形舞拚怒則當時

則改易舊履熱則屈服不伸姚則輕浮躁動佚是

樂出塵蒸成菌此蓋夏變之異

審而察之物情斯見矣也自此以上

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雖殊異其然亦同也

夫簫管內虛故能出於雅樂濕暑氣蒸故能生成朝菌

亦猶二儀萬物虛俛不真從無生有例如菌樂浮幻若

是喜怒何施日夜相代乎前而莫其知所以萌故以邪也

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出以生乎自生

已止也推求日夜前後難知起心慮度不如止息又重

推且暮覆察昏明亦莫測其所由固不知其端緒欲明

迎之而不見其首隨之而不見其後理由若此

相代乎前也雖然如
而前儀之知也

揆得變字承上莫
知所萌即謂其自
然而然也自然乃其
所由以生也

端緒萌也

董亦皆自然耳

厭於
葉反

按無所取之取与上咸
其自取同故注曰自
然即我之自然耳
以取为稟受恐非

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

彼自然也自然生我
我自然生故自然者

即我之自然也取稟受也若非自然誰能生
耳豈遠之哉 **疏** 我若無有我誰稟自然乎我則自然自
然則我其理非遠 **而不知其所為使** 耳非相為使也故

任之而理 **疏** 言我稟受自然其理已具足行手捉耳聽
自至矣 **疏** 自視功能御用各有司存亭之毒之非相
為使無勞措 **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 萬物萬情取捨
意直置之

使之然也起索真宰之朕迹而亦終 **疏** 杖枝体不同而
不得則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者也 **疏** 御用各異似有
真性竟無宰主朕 **可行已信** 已可得行也 **疏** 信已而用
迹彼肇從何而有 **可行已信** 已可得行也 **疏** 信已而用
天機自張學性而動 **而不見其形** 行物皆信
自齊自足豈假物哉

不見信可行 **有情而無形** 情當其物故 **疏** 有可行之情
之類者也 **疏** 形不別見也 **疏** 智無信已之

形 **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 付之自然而 **疏** 百骸百
九竅謂眼耳鼻口及下二漏也六謂天腑也賅謂大腸
小腸膀胱三焦也藏謂五臟肝心脾肺腎也賅備也言

體骨在外藏腑在內竅通內 **吾誰與為親** 直自
外備此三事以成一身言存 **汝皆悅**

之乎其有私焉 **皆悅之則是有私也** 有私則不能賅
而存矣故不悅而自存不為自生也

疏 言夫六根九竅俱是一身豈有親疎私存愛悅若有
心愛悅便是有私身而私之理在不可莫不任置自
有司存於身 **如是皆有為臣妾乎** 若皆私之則志

然在物亦 **如是皆有為臣妾乎** 過其介上下相
而莫為臣妾矣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則自失
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內乃天理自然豈直人之所

所從來

音義云身別有九藏
天地人天以候頭角之氣
人候耳目之氣地候口
齒之氣三部各有天地
人三三而九神藏五形藏
四故地今此云六藏未見
所出

誰乎手足誰
按吾字汝字相呼以為
向辭誰字皆字乃非
比周之別皆字即隨
悅其皆有私焉之意
則此中誰誰可親者
故上有誰字而下以皆
字接之但造語甚奇

按吾字汝字相呼以為
向辭誰字皆字乃非
比周之別皆字即隨
悅其皆有私焉之意
則此中誰誰可親者
故上有誰字而下以皆
字接之但造語甚奇

在物亦

一

今注本
脫私字
誤

按真君即上時之所
取具者是承非逸代
為君臣故注曰任之
而自命言為君臣也

為疏 疏者去者士女之賤職也且人之一身亦有君臣二
哉 疏 別至如見色則目為君而耳為臣行步則足為君而
手為臣也斯乃出自天理豈人之所為乎非閔措意親
疎故為君臣也郭注云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
為臣治國治 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 夫臣妾但各當其
身內外無異 相治也以相治也者若手足耳目 疏 夫臣妾御用各
支百体各有司存而更相御用也 疏 有職司如手執
脚行當分自足豈唯手之不足而脚為行乎蓋天機自
張無心相為而治理之也舉此手足諸事可知也
其逸相為君臣乎 夫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
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
足自居下豈有逆哉 疏 夫首自在上足自在下目能視色耳能
無錯於當而必自當也 疏 聽聲而用捨有時故有貴賤豈指情
於上下而逸代為君臣乎 其有真君存焉 則非為也 疏 直置
但任置無心而必自當也

無勞措意此即真君妙道存乎其中矣解真君即前之
真宰也言取捨之心青黃等色本無自性緣合而成不
自不他非無非有故假設 如未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
疑問以明無有真君也 乎其真 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雖復皂隸猶不顧毀譽
幸之與以下冒上物表其真人志 疏 夫心境相感欲染
其本則毀譽之間俯仰失錯也 疏 斯與是以未得稱
情即謂之為益如其不得即謂之為損斯言凡情迷執
有得喪以攖心道智觀之無損益於其真性者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 待終而愚者抱愚以至死豈
有能中易 疏 夫稟受形性各有涯量不可改愚以為智
其性者也 疏 安得易醜以為妍是故形性一成終不中
途亡失適可守其 與物相又相摩其行盡如馳而莫之
分內待盡天年也

卷之三 內篇齊物論第二

能止不亦悲乎

群品芸芸逆順相交各危其偏見而惑其所行莫能自愛此比衆人之所悲者

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以此為悲者性

疏又逆也靡順也群品芸芸

然故也物各性然又何物足悲哉

疏也群品芸芸

銳情逐境境既有逆有順心便執是報非行此終年速如馳驟知貪競曾無止息枵量物理深可悲傷終身

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夫物情無極知足者鮮故得此不

志而後已故其成

疏夫物浮競知足者稀故得此不休

功者無時可見也

復逐於彼所以終身疲役沒命貪

殘捕影繫風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

凡物

功成何日

疲困蕭然

疏茶然疲頓貌也而所

知所以好此之歸趣云何也

好情篤勞役心靈形

鬼既弊茶然困若直以信心好此貪競責人謂之不死

其意謂亦不知所歸愚癡之甚深可哀歎

奚益

言其實與死同疏奚何也眩滯如斯困而不已有所損行也無益神氣可謂雖生之日猶死之年也

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言其心形並馳困而不反比於凡人

所哀則此真哀之大也然凡人未嘗

疏然由如此也念

以此為哀則凡人所哀者不足哀也

念迂移新新流

謝其化而為老心識隨而昏昧形神

俱變故謂與之然世之悲哀莫此甚

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凡此上事皆不知所以然而然故曰

芒也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生者不知所以

以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於生不由知則未有不同

者也故天下

疏芒瞶昧也言凡人在生芒昧如是舉世莫不芒也皆惑豈有一人不昧者而莊子体道真

人智用明達俯同塵俗故云而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

我備也郭注糠粃今不依用

亦、乃、結、案、方、恨、又、
崔、音、捻、云、忘、兒、簡、文、云、
疲、病、困、之、狀、音、義、

終身役

音義云音云味也簡文
云同也

自外錄

獨且無師乎

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則人名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人各自有師故付疏夫域情滯著執一家之偏見者謂之成之而自當疏心夫隨順封執之心師之以為準的世皆如此故誰疏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獨無師乎

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必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也疏愚之類堅執是非何必知地理長代已之短唯欲存他為短自取為長如此之人處處皆有愚癡之輩先預其中

未成乎心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哉明夫是非疏吳越路遙必須者群品之所不能無故至人兩順之疏積旬方達今朝發途昨日何由至哉欲明是非彼我生自妄心妄心必也未生是非從何而有故先分別而後是非先造途而

師高自然成心

後至 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

獨且奈何哉

理無是非而惑者以為有此以無有為有者也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故付之自若而不疏復禹字文命鯀子啓父也謚法泉源流通曰疏知也疏禹又云受禪成功曰禹理無是非而惑者為看此用無有為有也迷執日久惑心已成雖有大禹神人亦不令其解悟疏莊子深懷慈救獨奈何何故付之自若不強知疏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疏各有所說疏夫各言之者也疏故異於吹疏夫各言吹皆是聲法而言者疏其所言者特未定也疏我以為是而必有詮辨故曰有言疏彼以為非彼之所是我又非之故未定也疏雖有此言異於風吹而未定也者由彼我之情偏也疏咸言我是僉曰彼非既彼我情偏故

非言也

果有言邪疏以為有言邪然未足以有所定其未嘗有言邪

莊子內篇齊物論

道因有
真偽失

陶者鑄形也

以為無言邪則 **疏** 果決定也此以為是彼以為非此以為非而彼
 據已亡以有言 **疏** 以為是既而是非不定言何所詮故不定稱
 定有言也然彼此偏見各執是非 **其以為異於鼓音亦有**
 據已所言故不可以為無言也 **辨乎其無辨乎** 也夫言與鼓音其致一耳有弁無弁誠未可定
 也夫上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
 紛紜莫 **辨** 辨別也鳥子欲出印中而鳴謂之鼓音也亦言帶 **辨** 曰
 知所定 **疏** 鼓夫彼此偏執不定是非亦何異鼓鳥之音有聲無
 辨故將言說異於鼓音 **道惡乎隱而有其偽疏** 惡乎謂於何也
 者恐未足以為別也 **道惡乎隱而有是非** 道焉不在言何隱蔽而
 非偽於何逃匿 **言惡乎存而不可** 言惡乎謂於何也
 而真偽生焉 **起** 至教至言非是非是於 **耶** 疏 何隱蔽有是有非者哉
 耶 **道惡乎往而不存** 皆 存 疏 存在也陶鑄
 賄道無不備則何不在乎所 **言惡乎存而不可** 言皆 言隨物
 以在偽在真而非真非偽也

上七
則美用則
教矣

我求榮
華故失
真言

按實當猶其實名也

生後何往不可而言隱耶故 **道隱於小成疏** 小成者謂
 可是可非可非非是者也 **道隱於小成疏** 仁儀五德
 小道而有所成得者謂之小成也世薄時荒唯行仁義
 不能行於大道故言道德隱於小成而道不可隱也故老
 君云大道 **言隱於榮華** 夫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者也而
 廢有仁義 **疏** 榮華者謂浮辨之辭華義之
 榮華而止於實當見於 **疏** 榮華者謂浮辨之辭華義之
 小成而滅於大全也 **言只為帶於華辨所以弊隱**
 聖言所以老君經云 **故有儒墨之是非疏** 昔有鄭人名
 信言不義義言不信 **故有儒墨之是非疏** 昔有鄭人名
 之地三年藝成而化為儒儒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行
 仁義之道辨尊卑之位故謂之儒也而緩弟名翟緩化
 其弟遂成於墨墨者禹道也尚賢崇札儉以兼受摩頂
 至踵以救蒼生此謂此墨也而緩翟一親則兄弟各執
 一教更相是非緩恨其弟感敷而死然彼我是非其來
 久矣爭競之甚起自二賢故指此二賢為亂群之師是

同
鼓
鼓

及復相明按謂彼此易然也

知道喪言隱左賢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非而天下皆

儒墨也故曰家並起各私疏天下莫不自以為是以彼

所見而未始出其方也為非彼亦與汝為非自以

為是故各用己是是彼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

非各用己非非彼是以明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無是非者儒墨

者乃欲明無是非者也欲明無是非則莫若還以

儒墨及覆相明及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

非矣非非則無非疏世皆以他為非用己為是今欲

也非是則無是我及覆相明及覆相明所非者非非所是者非是

無非則無是無是則無非物物皆自是故無非知物皆相彼故

無非彼物無非是無非彼則天下無是矣無

非是則天下無彼矣無疏注曰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

彼無是所以玄同也皆相彼故無非彼無非彼也

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也則天下無彼矣無自彼則不

彼無是所以玄同此註理盡無勞別釋

見自知則知之疏自為彼所彼此則不自見自知已

如是若審能見他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自物之

自故無是無非也偏也皆

不見彼之所見而獨自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知

為是自以為是則以彼為非矣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

彼彼是相因疏夫彼對於此是待於非文家之大體也

而生者也也今言彼出於是者言約理微舉彼通勢

也欲示舉彼明此舉是明非也而彼此彼是方生之說

是非相因而有推求分析即体皆空

也雖然方生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不可

我立彼立

立彼

莊子內篇齊物

十一

因是因非因非因是

夫死生之變猶春秋各復四時行耳故死生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

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為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為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生則無死矣無生無死無可無不可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也至於各冥其分吾所不能異也

也言彼此是非無異生死之說夫生死交謝由寒暑之遞遷而生者以生為生而死者將生為死亦如是者以是為是而非者以是為非故知因是而非因非而是因非而是則無是矣因是而非則無非矣是以無是非無非無生無死無可無不可何彼此之論乎

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

是也夫懷豁者因天下之所是非而自無是非也故不

無是非者也疏天自然也聖人達悟不由是得非直置無所奪故也

亦因是因非此只言因是因非也

無非無是終不奪

是亦彼也

我亦為彼所彼彼亦是也

疏我自以為是亦為彼之所非我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

是非此亦自是而非彼亦自是而非此

疏此既自是彼亦自是

此既非彼亦非此故

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

是乎哉今我欲謂彼為彼而彼復自是欲謂是為是

疏

夫彼此是非相待而立及覆推討舉体浮虛自以為是此則不無為彼所彼此則不有無彼此未可決定

彼是莫得共偶謂之道樞

偶對也彼是相對而聖人兩順之故無心者與物冥而未

嘗有對於天下也此居其樞要而會其玄極以應夫無方者也

疏偶對也樞要也體夫彼此俱空是非兩幻

疑神、果且有被是、云
傷身、天外位安見
也

樞始、不識妙微也

空中而無不空
長中而無不長
中進而無不中
二休二休非三非一

穿又作數、數明也

乘之、天是天明乘也

彼所

士彰云、公孫龍子有白
馬指物、二篇且謂白馬
非馬、莊子益據立論、詳
者至以馬為博塞之者
何其謬也

崔云指百體之一、駭馬
萬物之一物

疑神、獨見而無對於天下者、可謂會其玄極、得道樞要
也、前假問有無待奪、不定此則重、明彼此當体、自空前
後、後深所、**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夫是非及覆相尋
以為次也、

中空矣、今以是非為環、而得其中者、無是非也、**疏**、夫
無是非、非故能應、夫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絕**
待獨化、道之本始為學之要、故謂之樞、環者假有二、數
中者真空、一道環中空矣、以明無是無非、是非無窮故
應、亦無窮也、

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天下莫不自是
而莫不相非、故

一是一非、兩行無窮、唯波亦得、**疏**、夫物莫不自是、故是
中者、曠然無懷、乘之以遊耳也、亦一無窮、莫不相非、
故非亦一無窮、唯彼我兩忘、是非及遣、而**故曰莫若**
得環中之道者、故能大順蒼生乘之遊也、

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

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

疏、手指也、馬戲等也、喻比也、言人、是非各執、彼我異
情、故用已指比他指、即用他指為非指、覆將他指比
已指、已指於他指、覆為非指矣、指義既、亦馬亦如之所
以諸法之中、獨舉指馬者、欲明近取諸身、功要無適於
指、遠託諸物、勝負莫先於

馬、故舉一事、以况是非、**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夫**
是而非、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
我、指獨為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及覆以彼
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為非指矣、此以非指喻
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非、莫若及覆相喻、及覆相喻
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均於相非、則天
下無是、同於自是、則天下無非、何以明其然、邪是若果
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有
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擾亂、明此區區者、各信其

士彰云、公孫龍子有白
馬指物、二篇且謂白馬
非馬、莊子益據立論、詳
者至以馬為博塞之者
何其謬也

崔云指百體之一、駭馬
萬物之一物

疑神、獨見而無對於天下者、可謂會其玄極、得道樞要
也、前假問有無待奪、不定此則重、明彼此當体、自空前
後、後深所、**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夫是非及覆相尋
以為次也、

中空矣、今以是非為環、而得其中者、無是非也、**疏**、夫
無是非、非故能應、夫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絕**
待獨化、道之本始為學之要、故謂之樞、環者假有二、數
中者真空、一道環中空矣、以明無是無非、是非無窮故
應、亦無窮也、

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天下莫不自是
而莫不相非、故

一是一非、兩行無窮、唯波亦得、**疏**、夫物莫不自是、故是
中者、曠然無懷、乘之以遊耳也、亦一無窮、莫不相非、
故非亦一無窮、唯彼我兩忘、是非及遣、而**故曰莫若**
得環中之道者、故能大順蒼生乘之遊也、

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

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

疏、手指也、馬戲等也、喻比也、言人、是非各執、彼我異
情、故用已指比他指、即用他指為非指、覆將他指比
已指、已指於他指、覆為非指矣、指義既、亦馬亦如之所
以諸法之中、獨舉指馬者、欲明近取諸身、功要無適於
指、遠託諸物、勝負莫先於

按本唯指一馬不得有
自是相非之物何以
知其然也自是則心
謂也為非指非馬矣
相非則不得自是之
者也

何處有
然不
按道者行之而無不
成者也而物則安為
然否者也然視之道
也豈啻有然法否法
哉

恢昔回文大也郭若祖
交爾文本中取
愧九云交徐九彼交
李云矣也
情怪音決李云情
乖也怪異也音義
屬音義云如字子惡
也李音賴司馬云
病類
希遠云恢大之與福狹
詭變之與循常諸
詠與平直妖怪之與祥
瑞皆不同者也按
撫屬西施皆對言恢

徧身而同於一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聖人知

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若然大寧而天地萬物各
當其分同於言得疏天地雖大一指可以蔽之萬物雖
而無是無非也疏多一馬可以理盡何以知其然邪

今以彼我是非又覆相喻則所是者非是所可乎可
非者非非故知二儀萬物無是無非者也可乎可
已者即不可乎不可不可於已者疏夫理無是非而物

謂之可不可乎不可即謂之不可疏有違順故順其意
者則謂之可乖其情者則謂之不可道行之而成無不疏

可道行之而成無不疏大道曠蕩善毒含靈周行萬物無不成就故在可成
於可而不當於可在不可成不可亦不當於不可也物

謂之而然無不物情顛倒不違違從惡乎然然於
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疏心境兩空物我雙幻於何

不然為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各然其所然
不然也疏物情

觸境皆迷必固為有然必固謂有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可豈知可則不可然則不然耶疏執滯

群品芸芸各私所見皆故為是舉廷與楹屬與西施

恢恢愧怪道通為一夫廷橫而楹縱屬醜而西施好所
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哉故

舉縱橫好醜恢愧愧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疏為是

則異形雖萬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為一也疏是

義故畧舉八事以破之廷屋梁也楹舍柱也屬病醜人
也西施吳王羨姬也恢者寬大之名愧者奇變之稱愧
者矯詐之心怪者妖異之物夫縱橫羨惡物見所以懸
殊恢愧奇異世情用之為顛倒故有是非不可迷執
其分今以云道觀之本來無二是以妍醜
之狀萬殊自得之情惟一故曰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

惟儒怪不言所對乃
文法也林注得之

散至成也生類毛拔
生八毛無體成也

按達道之人忽然自
忘非求忘而忘也

其非之方得大道體
家得玄珠也

按達者因是七字習
物是不求但因是皆
其所好即求但自是
耳然物身之物之自是
則但謂之向郭
音義謂之道向郭
絕句在讀謂之
道旁云因自然是
道之功也

支物或此以為疏 支物或於此為散於彼為成故明聚
散而彼以為為成 散無恒不可定執此則於不二之理

更舉論 其成也毀也 我之所謂成而 疏或於此為成於
端者也 彼或謂之毀 疏彼為毀物之成

用有此不同則散毛成 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 支
種代木為金等也

毀者生於自見而不見彼也 疏支成毀是非生於偏端
故無成與毀猶無是與非也 疏者也既成毀不定是非

無主故無成 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
毀通而一也

庸疏 寓寄也庸思也唯當達道之人疑神玄鑿故能去
彼二偏通而為一為是義故成功不處用而忘用

寄思群 庸也者中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 支達者
才也 無滯於

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當於自 疏夫有大至功而推切
用自用者莫不條暢而自得也 疏於物驅馭億兆而寄

用群才者其唯聖人乎是以應感無心靈通 適得而幾
不滯可謂真自体道得玄珠於赤水者也

矣 幾盡也至理 疏幾盡也支得者內不資於我外不資
盡於自得也 於物無思無慮絕學絕待適尔而得

蓋無所由與理相 目是已 而不自作 疏夫達道之士無作
應故能盡妙也 目是已 而不自作 疏無心故能目是非

而無是非循彼我而無彼 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支達
我目循而已豈措情哉 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支達

目是豈知目善而目之哉不知 疏已而者仍前生後
所以目而自因故謂之道也耳 疏之辭也支至人無

心有感斯應辟彼明鏡方茲罍谷目猶萬物影響蒼生
不知所以然不知所以應豈有情於臧否而係於利害

者乎以法因人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疏 支玄道
可謂自然之道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疏 支玄道

湛凝然非由心知謀度而後不二而愚者勞役神明解
迥言辨而來一者與彼不戈無以異矣不足觀也不知

按手適
去之適
同非思
而得也
也

狙公
狙公七徐及又編慮
反狙與狙官也崔
云養後狙者也
賦茅音序徐食
汝反李音子
朝三莫四司馬云朝
三升莫四升也

至理理自混河豈徒
謂之朝三疏此起曰何謂朝三疏
此假
問也 曰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
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各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曰是也
夫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為一不足類也
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亦曰衆狙之惑且所好而自是
者疏也列子曰宋有養狙老翁善解其意賦狙曰吾與
汝茅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又曰我與汝朝
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焉朝三暮四朝四暮三
其於七數並皆是各既不虧實亦無損而一喜一怒
為用思迷此亦同其所好自以為之亦猶勞役心慮辨
飾言詞混同萬物以為其一曰以
為一者亦何異衆狙之感耶 是以聖人智之以

均本亦作均雀云陶鈞

是非而休乎天均莫之偏任故付天均者自然均平
之自均而止也疏天均者自然均平
人虛懷不執故能和是於無是非於無非
所以息智乎均平之鄉休心乎自然之境也 是之謂均

行任天下疏離是非而得無不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
之是非非 疏是非故謂之兩行
至造極之名也造古聖人運智虛效雖復穆光溥俗
而智則無知動不乖寂常真妙本所至之義列在下

也 惡乎至疏假設疑問於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
何而造極耶 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

矣不可以加矣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
覺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

無所不去 疏未始猶未曾也世所有法悉皆非有唯物與
應也 疏我內外咸空四句皆非蕩然虛靜理盡於此

不後可加於於前問 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
意以明至極者也

字面天地四方且字

字面天地四方且字

思感難斷如藕絲
且感易斷如破石

雖未都忘猶能疏初學大賢隣乎聖境雖復其次以為

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雖未能忘彼此猶能疏通欲

滯物之情亡有別感易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

無是非乃疏夫有非有是流俗之鄙情無是非達人

得全也疏之通鑿故知彼我彰而至道隱是非息而

妙理道虧則情有所偏而變全矣有所成未能忘變私

玄同彼疏塵玄之道既其虧損變果且有成與虧乎哉

我也疏察之情於是乎成著矣果且有成與虧乎哉

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之與無斯疏果決定也夫道無

以物變既謂道為損而道實無虧也故假設有成與

論端以明其義有無既不決定虧成理非實錄有成與

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

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絃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籥

鳴絃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欲

成虧之者昭文鼓琴也不成疏姓昭名文古之善鼓琴

而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琴也疏者也夫昭氏鼓琴雖云

昭氏

按欲身已所明云此謂
強以不世而世嘗不能
及也疏說淨之
音義司馬云枝柱
也策杖也崔云舉
杖以擊手節
又云梧琴也崔云琴
瑟也

莊子內篇齊物論

二

盛軒

堅辨非者

音義司馬云謂堅石白馬之辨也又云公孫龍有卒劍之法謂之堅白又云或曰設子代之名說為堅辨白馬之名為白

石馬白之二人有着對

綸音義我音倫崔云琴瑟弦也

莊子內篇齊物

說猶隱几者也義盡也昭文善能鼓琴師曠妙知音律
惠子好談各理而三子之性稟自天然各以己能明示
於世世既不悟又疲倦遂使莊策假寐
或復凭几而與三子能咸盡於此
皆其盛者也

故載之末年賴其盛故能以疏惠施之徒昔少年盛壯
未之年是非亦不早固也疏故能運載形智至于表

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言此三子唯獨
其好之也欲

以明之明示眾人欲使疏所以疲倦形神好之不已者
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是猶對牛鼓簧耳

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彼竟不明故已之

道術終於疏彼眾人也所明道術也白頭公孫龍守白

味然也馬論也姓公孫名龍趙人當六國時弟子

孔穿之徒堅執此論橫行天下服眾人之口不服眾人之

之心言物稟性不同所好各異故知三子道術非眾人

所明非明而強示之彼此終成暗昧亦何異乎堅執守

白馬之論眩惑世間雖宏辨如流終有言而無理也

而其子又以父之綸終身無成昭文之子又乃終疏

綸緒也言昭文之子亦乃荷其父業終其綸父之緒亦終不成

謂成乎雖我亦成也此三子雖未明於彼彼竟不明所以

之不成亦疏我是眾人也若三子異於眾人遂自以

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物皆自明而不明彼

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以耀彼不捨已

而逐物從而任之各真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今三

莊子內篇齊物

六

明而不

言及司馬云也
滑也滑疑之變在
尤物也

放蕩指莊老之道也

屈奇孔子之道之奇也

率與和共同聲也

子欲以己之所好明
示於彼不亦妄乎
此共無
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
成矣

諸庸此之謂以明
夫聖人無我者也故滑疑之耀則圖
而域之恢恠憭怪則通而一之使群

異各安其所安衆人不失其所是則已不用於物而萬
物之用用矣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哉故雖放蕩之變
屈奇之異委曲而從之守之
自用則用雖萬殊歷然自明
疏 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
晦迹同允韜光接物終不敢耀群品亂惑蒼生亦不矜
已以率人而各域限於分內志懷又順於萬物為是寄
於群才而此運心
今且言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
可謂聖明真知也

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忘是此
之大道
彼之不類

與類有類則不類也

言無是非則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欲謂之類
則我以無為是而彼以無為非斯不類矣然此雖是非
不同亦固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
類又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莫若
無心既遺是非又遺其遺以之又遺之以至
於無遺然後無遺無不遺而是非自去矣
疏 類者輩
之類也但群生愚迷滯非今論主欲及彼世情破
茲迷執故假且說無是非則用為真道是故復言相
與為類此則遺於無是非也
雖然請尊言之
至理無
既而遺之又遺方至重玄也

與類故試
寄言之
疏 嘗試也夫至理雖復無言而非言
無以詮理故試寄言做象其義
有始也

者
有始則有
疏 此假設疑問以明至道無
始無終此遺於始終也
有未始

有始也者
謂無終始
疏 未始猶未嘗也此又假問有未
而一死生
曾有始終否此遺於無始終也

有未始有文未始有始也者

夫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二也

疏

此又假問有未曾有始也者斯則遺於無始無終也

有有者

有有則美也

疏

明即有体空此句遺有也

象森羅悉皆虛幻故標此有

有無也者

有無而未知無無也則是非好

離懷

疏

假問有此無不今明非祖有即不

有未始有

無也者

猶未能無知

疏

有未始有文未

始有無也者

假問有未曾有無不此句遺非非無也而自淺之深從兼入妙始乎有非終乎

非無是知離百非超四句明矣前言始終此則明

時今言有無此則辨法唯時與法皆虛靜者也

俄而

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果孰無也

此都忘其知者也介乃俄

直遺也

是非之非未嘗有是非也

法云有無之法也靜明也虛顯也

確斯明也音義我音用反斯又作漸音賜李思利反音其幽闇也

音無一忘無明煩也無也

音義豪如字依字應作毫司馬云毫毫在秋而成王遠

然知了無取了無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然確然也

疏

前從有無之迹入非非有無之本今從非非有無之体出有無之用而言俄者明即体即勝余問蓋非懸遠也夫玄道窈冥真宗微效故体而用則非有無而有無用而体則有無非有無也是以有無不定体用無恒誰敢決定無耶誰能決定有耶此又就有無之用則非有非無

今我則已有謂矣

謂無是非即復有謂

而未知吾所

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又不知所謂之有無亦乃蕩然無繼芥於胸中

也

謂言也莊子從無言之理出有言之教即前請其

耶定無言耶欲明理家非默非言教亦非無非有非學者執帶於文字故致此詞

天下莫矣

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

注楚辭云銳毛也按
毛至秋而更細故以
喻小也
陽子短命者也或
云十九以下為陽

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
秋毫也若各執其性分物

冥其極則形失未為有餘形小不為不足若各足於其
性則秋毫不獨小其小而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
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公秋毫者也若其性足者
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
小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矣秋毫為大則
天下無小也無小無大無壽無夭是以螻蛄不羨大椿
而依然自得任鷄不貴天地而榮顏以足苟足於天然
而安其性命故雖天地未足為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
足為異而與我同得則天地之生 疏 秋時獸生毫毛其
又何不並萬物之得又何不一哉 未至微故謂秋毫
之未也人生在於襁褓而亡謂之殤子太六也夫物之
生也形氣不同有小有大有大有壽若以性分言之無
不自足是故以性足為大天下莫大於毫末無餘為小
天下莫小於太山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毫末為大則

天下無小小大既余之壽亦然是以西儀雖大各足之

性乃均萬物雖多自得之情唯上前明不終不始非有
非無此則非小非大無天無壽耳

既已為一矣且得言言乎

萬物萬形
同於自得

其得一也已自 疏 夫萬物雖多道通為一
一矣理無所言 一既一矣理無所言 既已謂之一

矣且得無言乎

夫名謂生於不明者也物或不能自明
其一而以此逐彼故得一以正之既謂

之一即是 疏 夫玄道冥寂理絕形聲誘引迷塗稱謂斯
有言矣 起故一雖玄絕而猶是名教既謂之一豈
曰無

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
言乎

而况其凡乎

夫以言言二而一非言也則一與言為二
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有二有二得二不謂

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二猶乃成三况尋其支流凡物殊
稱雖有善數莫之能紀也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志一

結、二、理、也

莊子內篇齊物

九

者無言疏 夫妙一之理，理非所言，是知以言而言者，而自一疏 而一非言也。且一既一矣，言又言焉，有言二有言二名，斯起覆將後時之二名對前時之妙一，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二三乎？從三以往，假有善巧，算曆之人亦不能紀得其數而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况凡夫之類也。

夫一無言也而有言則至乎三况尋其未數其可窮哉疏 自從也適往也夫至理言以往有言裁言則至乎三况從有言往有言支流分派其可窮乎此明一切萬物本無名字從無生有遂至於斯無適焉曰是已 各止於其所疏 夫諸法空幻何獨無有即非有有無各數當體皆寂即不從無以適有豈復自有以適有邪故無所措意於往來回循物性而已矣

夫道未始有封 真然無疏 夫道無不在所在皆無言不在也 蕩然無際有何封哉也言

未始有常

彼此言之故疏 道理塵通既無限域故是非無定主疏 言教隨物亦無常定也為是

而有吟也

道無封故萬物得悉其分域疏 吟界畔也理無岸域教隨物變為是義故界分不向

請言其吟疏

吟假設問旨發起後文也 有左有右 各異也疏 左陽也右

疑寂教

必隨機吟詩不同昇沈 有倫有義 物物有理

疏

倫理也義且也群物糾紛有理 有分有辨 群分而

辨

別也飛走雖眾各有群 有競有爭 並逐日競疏 支物

分物性萬殊自隨類別矣

愚彼我封執而並逐 此之謂八德 畧而判之疏 德者功

勝真對辨是非也

也群生功用轉變無窮畧而陳之 六合之外聖人存

吟音義徐之思交郭李音真謂封域吟百也 有左一人手及于妻 按玄以理教對說首此拘道与言耳然郭注为是字承上道無封且萬物心其分域为說則吟何並言論之亦不為合之外以下等語所不論不議不辨然後及分辯者是總論言也 按郭注云吟同音自得者此解八德也玄英不察以德為切用大謬

有八種斯則我前有吟之義也 六合之外聖人存

物各異 便不能 無左右 統一 隨其 便 按群 分之中 又有 別也 疏 非也

目不及三商心不及多象
一及云布自不及實
皆無心隨感聖人耳
苟未嘗以感為則聖
人何嘗論之哉是其
說也

希夷、希有

春秋不先傳言先王
時代也法經世大道也
口義史各之名也
按至古之極者孰如先
王之道哉今順其成述
則辨補地擬之也
春秋之所遠取是非者
皆執其兩端以非彼
大馬也

而不論 夫六合之外，溘萬物性分之表，耳。夫物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內，則未嘗以感聖人也。故聖人未嘗論之。若論之，則是引萬物使學其

所不能也。故不論其外，而八珍同於自得也。疏 命者謂天地四方也。六合之外，謂衆生性分之表。重玄至道之鄉也。夫玄宗用象出四句之端，妙理希夷，超六合之外，既非神占所辨，所以存而不論也。

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 陳其性，所以存而不論也。疏 六合之內，謂蒼生所稟之性分。夫芸芸取捨皆起妄情，尋責根源，並同虛有。聖人隨其接感，陳而應之。既

目憑虛，亦無可詳議。故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順其成迹，而擬乎至當之極。疏 春秋者時代也。經三皇五帝也。誌記也。夫但述軒項憲章，堯舜記錄，時代以為典謨，軌轍蒼生流傳，人世而聖人議論利益當時。

非滯陳迹 終不孰是辨。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物自分，事自別，而欲由己以

分別之者，不見彼之自別者也。疏 夫理無分別，而物有之中，而起有分有辨之見者，此方一曲之士偏滯之人，亦何能割折精微，分辨於事物者也。曰何也

疏 假問質疑。聖人懷之。以不辨為懷。疏 夫達理聖人，冥藏物我，包括是非，枯木死灰，曾無分別矣。衆人辨之，以相示也。故曰辨也者，有不見也。

不見彼之自辨。故疏 衆多之人，辨之，所知以示之。疏 即衆生之別稱也。凡庸迷執，未解厚志，辨所知，示不見於物，豈唯故不見彼之自別，亦乃不鑒己之效道。故云有不見也。

夫大道不稱 夫大道，更任虛妙，絕形名，既非色聲，故不可稱。謂體道之人，消

夫大道不稱。夫大道，更任虛妙，絕形名，既非色聲，故不可稱。謂體道之人，消

夫大道不稱。夫大道，更任虛妙，絕形名，既非色聲，故不可稱。謂體道之人，消

夫大道不稱。夫大道，更任虛妙，絕形名，既非色聲，故不可稱。謂體道之人，消

夫大道不稱。夫大道，更任虛妙，絕形名，既非色聲，故不可稱。謂體道之人，消

夫大道不稱。夫大道，更任虛妙，絕形名，既非色聲，故不可稱。謂體道之人，消

夫大道不稱。夫大道，更任虛妙，絕形名，既非色聲，故不可稱。謂體道之人，消

容言者不及自別之大也

大辨不言已自

古脫本至四字注四

六辨不言已自

音義郭欺董友徐音

枝徐之鼓反又音鼓

李之移反也李字云

健也

聲亦疏妙悟真宗無可稱說故

太仁不仁無愛而疏

余也疏辨厥萬物而言無所

大廉不謙我也故無所容其謙盈

群品沈愛無心辟

彼青春非為仁也

夫玄悟之人鑒達空有知萬境

幻無一可貪物我俱空何所

而疏技逆也內蘊慈悲外弘

道昭而

不往塵俗惠救蒼生塵已

言辨而不及

不道此俱失矣

仁常而不成物無常

不能及不能玄默唯滯名言

廉清而

其自分華詞浮辨不逮深理

勇伎而不

愛必不能志愛釋知玄向

不周疏惠每執親情欲効成功

不信激然清貧貧名

疏激然異俗卓尔不群

成伐逆之勇天下共疾

圓而絕向方矣此五者皆以有為傷當者也不能止乎

巽猶以圓學方以魚某鳥耳雖希翼鳳擬規日月此

愈迹彼愈遠實學弥得而性弥失故齊物而偏尚之累

去矣疏圓也幾近也五者即已前道昭等也夫學道之

也疏人直須輔晦而乃矜炫己之能顯耀於物其於道

翼鳳終無驚翥之能擬規日月詎有絕方之効也

故知其所知不知至矣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也

有大小智有明闇智不逮者不須孰知不言之辨不道

強知故知止其分學之造極也

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若然也

也疏孰誰也天自然

音訓徐元及司

此者願處彼首日月鑑

厚愈遠

按註注上字義兼兩

向意各不同

注云至人心更無增也
也大海百川入不增也

言瀾漏水也
列之云敏也

葆音保崔云若有若
無謂之葆光音義

音義宗膾音古外反
音息律反華音日國
教三國名也崔云宗
一也膾一也音教三
也

之言道不道之道以此積弊用茲過
物者可謂於合於自然之府藏

注焉而不滿酌

焉而不竭

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
故曠然無盈虛之變也

而不知其所由

來

至理之來
夫巨海深宏莫測津際百川注之而不
自然無迹
疏 夫巨海深宏莫測津際百川注之而不
然萬機頓起而不竭其神千難殊對而不忤其慮故能
囊括群有府藏含靈又辟懸鏡高堂物來斯照能照之

智不知其所由來可謂即
照而志志而能照者也
此之謂葆光
任其自明故
疏 其光不蔽也

葆蔽也至志而照即照
而志故能難
故昔堯問於舜

曰我欲伐宗膾音教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

於安也
之道未

弘故聽朝而不怡也
將寄明齊上之理於大聖故發自
怪之間以起對也

疏

釋然怡悅貌也宗膾音教是堯時小瀋三國號也南
面君位也舜者顓頊六世之孫也父曰瞽叟母曰握

登感太虹而生舜生於姚墟曰即姓姚生於媯水亦曰
媯氏自有車瞳子曰字重華以仁孝著於鄉黨元闈其
賢妻以二女封邑虞年三十捨百換三十二受堯禪助
位之後都於蒲坂在位四十年讓禹後崩葬於蒼梧之
野而三國真賦既愆所以應源問罪謀事未定
故聽朝不怡欲明齊物之一理故寄問於二聖
舜曰夫

三子者猶存於蓬艾之間

夫物之所安無陋也則
蓬艾乃三子之妙處也

釋然何哉疏

三子乃三國之君也言蓬艾賤草介鷄足
以道遙况蕃國雖卑三子足以存養乃不

釋然有何
意謂也

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

夫重明登天六合
俱照無有蓬艾而

不先
被也

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

夫日月雖無私於照猶有
所不及德則無不得也而

十日並
出

音媯水長姚尚書重
光德間云重瞳此也

小國也

禁人嗜猪作稀也

智權實也

今欲奪蓬艾之顛而伐使從己於王道豈私哉故不歎然神解耳若乃物暢其性各安其性安無遠近幽深付之自若皆得其極則彼疏進適也淮南子曰昔堯時十無不當而我無不怡也疏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封稀長蛇皆為民害於是堯使羿上射十日遂落其九下殺長蛇以除民害吏十日登天六合俱照覆盆隱處猶有示明而聖德所臨無幽不燭運茲一智過彼三光乃欲興動于戈伐令從己於安任之道豈日私通者耶

齧缺問平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疏齧缺許由之師王倪弟子

並堯時賢人也說此二人明於齊上言物情顛倒執見不同恣自是非他頗知此情是否曰吾惡乎知之

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而彼疏王倪答齧缺云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彼我各有是非是非遂成無主我若用知知彼我知還是是非故我於何知之言無所用其知也

子知子之所不知邪疏子既不知物之同是頗自知己之不知乎此

曰吾惡乎知之若自知其所不知即為有知疏若以知不知還是知故重言於然則物無知邪疏重責云汝既何知之還以不知答也

曰吾惡乎知之都不知乃曠疏豈獨不知我亦乃者邪曰吾惡乎知之然無不在矣疏不知物唯物與我

內外都志故無然乎嘗試言之其以不知故未敢疏然猶雖然也既其無知理無所曰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

說不可的當故嘗試言之也

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自鳥觀之則

瓦而咲蛸蟻者乃以蘊合疏彼知而此不知

為貴故所同之知未可正拙疏

雷詎徐本以巨其義反郭音鉅李音用也詎何也猶言何用也服虔云詎猶未也

然乎注本作雖然

黑甲蟲蝦蟇土疏云翅在甲下喜取蟻泥丸而轉之

七二

一家之言為者鳥家
問弟主

下疏三致偏枯之疾
半身不遂也

脚粗... 腹長角能食地脚

粗好... 國養... 偏粗... 廣... 璞... 所食... 偏粗司馬云以猿狗頭

天德被龍云變也

微亂... 也不定貌也

陸即其義也故知即不知不知
即知凡庸之人誰知此理耶
庸詎知吾所謂不知

之非知耶
所謂不知者直是不知
所謂不知者彼此不
相通耳非謂不知也

吾嘗試問乎汝
已不知其正
疏 理既無言不敢正據
聊復及質試問乎汝

淫寢則腰疾備死猶然半哉木吏則惴惴恂懼後猴然

半哉三者孰知正處
此畧舉三者以
疏 惴惴恂懼是恐
迫之別名然牛

哉謂不知此也言人濕地卧寐則病腰膝偏枯而死泥
猶豈如此乎人於樹上居處則迫怖不安後猴跳躑曾
無所畏物性不同便宜各異故舉此三者以明萬
物誰知正定處所乎是知蓬戶金閨宋厚安在
民食

芻豢麋鹿食薦蛆蛆其帶鴟鴞嗜鼠四者孰知正味

舉四者以明
芻草也是牛羊之類豢養也是太系之

羨惠之無主
疏 徒皆以所食為名也麋與鹿而食長薦
茂草鴟鴞鳥便嗜腐鼠蜈蚣食蛇畧舉四者
定與誰為滋味乎故知盛饌蔬食其致一者也
後徧狙

以為雌麋與鹿交齕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羨也魚

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

之正色哉
此畧舉四者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者也
疏 不同者而悲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

後徧狙以為雌雄麋鹿更相交接泥鱗與魚遊戲毛嬙

之美也然魚見怖而深入鳥見驚而高飛麋鹿走而不

顧舉此四者誰知乎內定是羨色耶故知凡夫愚迷

生憎愛以理觀察孰
是非哉決卒疾貌也
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

王倪持也

三子... 易

七

芻草也... 雅... 之... 統... 義

古美... 人... 云... 義

辨難一亂

齧缺前段何不知有程
切疑云也

如夜遊云不悟也陰
陽不測之神也

返戶故及
戶名及

焚然截亂吾應能知其辨

夫利於彼者或富於此而天
下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境

無常故唯莫之辨而任

疏 夫物乃衆而未嘗非我故行
在履義損益不同或於我為

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
利於彼為害或於彼為是則於我為非是以從彼我而
互觀之是非之路仁義之緒焚亂糾紛若敵儲之雜亂

既無定法吾何
能知其分別耶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

利害乎

未能效其不知故猶嫌至人
當知之斯懸之未解者也

疏

齧缺由未悟彼
此之不知更起

利害之疑請云子至人應知利害必其不
辨迷闇若夜遊重為比難冀圖後益之矣

王倪曰至

人神矣

無心而
無不順 疏 至者妙極之体神者不測之用夫聖
人應已應物無方知而不知辨而不

辨豈得以各言心
慮抑度至人耶

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返而不能寒

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

夫神全形具而体與物冥
者雖涉至變而未始非我

故蕩然無

疏

返東也原澤焚燎河漢水疑雷霆奮發
而破山飄風濤蕩而振海而至人神疑

未兆体與物冥水火既不為災風雷詭能驚駭猶
如此也虛淡無心方之雲氣蔭庇群品順物而行若然

者乘雲氣

寄物而行
非我動也

騎日月

有晝夜而
無死生也 疏 昏明代序有
晝夜之可分

履順安時無死生之能異而控馭
群物運載含靈故有乘騎之名也

而遊乎四海之外

無其知而任天下之自
為故馳萬物而不窮也 疏 動寂相即真應一時端坐寰
宇之中而心遊四海之外矣

死生無變於己

與變為体故
死生若一

而况利害之端乎

况利害
於死生

愈不足
以介意 疏 夫利害者生進之損益耳既死生為晝夜乘
变化以遊况利害於死生曾何足以介意

瞿其俱及首立也

○長梧子李云居長梧
下內以為名崔云各五
箇之云長梧封人也

自然無心貌也

請益言師絕意問
云也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復於

務自來而理自應疏務猶復也諸於也瞿鵲是長梧

務耳非從而事之也疏弟子故謂師為夫子体道聖人

忘懷具物雖涉事有而不以為務混迹俗塵泊然無心

豈指意存情從於妄物瞿鵲既欲清益是以恣言之所

問者不不就利不違害疏任而五前疏違避也体窮通之閑

也疏推理直前而不不喜求疏求之不喜疏無所遊就也

無所遊就也不不緣道疏獨至疏夫聖智凝湛照物無情不將不迎無生

者無無謂有謂有謂無謂疏凡有稱謂者皆非吾所謂也彼

也無無謂疏謂言教也支体道至人虛夷寂絕從本降迹感

也疏而遂通故能理而教無謂而有謂教而理有謂

而無謂而而遊乎塵垢之外疏凡非真性皆疏和光同塵塵

者也疏在賢俗之中而心自遊遊於塵垢之外者也疏夫子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

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疏孟浪猶淳畧也奚何也

乃窮理盡性瞿鵲將為妙道之行長悟用疏若如也向所謂不緣道等

作淳畧之談未知其理如何以何為是疏長梧子曰是

皇帝之所聽望也而在也何足以知疏聽望疑惑不明

深玄非名言而可究雖復三皇五帝乃是聖人而詮辨

疑感不
明之見

徐咸黨或或武華又
浪如空徐云乃為又向
云王叔言漫漶無所
趣舍之謂云云復較
略也崔云不精要之
章畧不就利以下之
行下孟之
吾子指長梧云也
皇字本黃書斬破
帝可心得也

崔云時夜司夜謂雞
也
鴉子猶又司馬原鳩可
也

至理不盡其妙聽望至竟疑惑不明我是何人猶能曉

了本亦有作黃疏且汝亦太卓疏計見知而未時夜見彈而

字者則是軒轅疏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然自合

未鴉疏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者聽望雖復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條 勅 律 文

藹 本作 緇 隸 於 情 多 報 於 本 及 李 於 園 多 積 也

參萬歲而一成純純者不雜者也夫舉萬歲而參其形林心而去彼就此唯大聖無執故茫然直往而與變化為一一變化而常遊於彼者也故雖參糅億載千殊萬異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成也物謂之而然則萬物一然也無物不然無時不成斯可謂純也疏夫萬物一儀合其德萬物同其體故能隨變化與世相冥雖復代歷古今時經夷險參糅塵俗千殊萬異而淡然而自若不以介懷抱一精純當居妙極也 萬物盡然無物不而以是相

說音悅註同 惡音烏下聲平聲局

焉 於 處 之

也 本亦依匡徐起托及音床司馬云匡淋安林也崔云匡方也一云正林也

予惡乎知悅生非惑邪死生一也而獨悅生欲與其變化相背故未知其非也 疏 夫鑑鑄萬物未始不均變化死生其也 理唯一而獨悅生惡死非惑如何 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必而失其故居名為弱喪 在而不知既於故鄉也焉知生之非夫弱喪焉知死之非夫還既而惡之哉 疏 弱者弱於喪年遭亂喪夫來梓遂安他土而不知既謂之弱矣從無出有謂之為生自有還無謂之為死遂其戀生惡死豈非弱喪不知 既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箝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 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且則不 疏 昔秦穆公與晉獻公知彼况夫死生之變惡能相知哉 疏 共伐麗王之國得美

麗之

喪夫

說音悅註同

也

生之內情變若此

昔秦穆公

與晉獻公

林徐喜庄
崔本或作匡司馬云安
牀也崔曰匡方也一日正
牀也

斬音祈

女一玉環二秦取環而晉取女即麗戎國艾地守封疆
人之女也匡正也初去麗戎離別親戚懷王之戀故涕
泣沾襟后至晉邦甯變隆重與缺公同方床而燕處
進宰饌以盈厨情好既移所以悔其先泣一生之內
情變若此况死生之異何能知哉
予惡乎知文死者不
莊子寓言故稱缺公為王也耳

悔其始之斬生乎

斬求也麗姬至晉悔其先泣
焉知死者之不却悔初始在

生之日來

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

此寤寐之事變也事苟變情亦異則死生願不得同矣
故生時樂生則死時樂死矣死生雖異其於各得所願
一也則疏夫死生之變猶夢覺之異耳夫夢覺之事既
何係哉疏殊故死生之情亦別而世有覺凶而夢吉亦
何妨死樂而生憂耶是知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
藉寐之門未足可係也

當死之時亦不知其死而自適其志也
疏方將為夢時不知夢之是夢亦
猶方將處死之日不知死之為
死各適其志何所戀哉

夢之中又占其夢焉

夫夢者乃復夢中占
其夢則無以異於寤

者覺而後知其夢也
當所遇無不足也何
疏夫人在夢
之真實亦復占候夢想思度吉凶既覺以後方知是夢
是故生時樂生死時樂死何為當生而憂死哉

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

夫大覺者聖人也大覺
者乃知夫患慮在懷者

皆未
疏夫擾擾生民芸芸群品馳騫有為之境曾迷大
悟也夢之中唯有休道聖人朗然獨覺知夫患慮
在懷者皆未
而愚者自以為覺故竊竊然知之君子牧乎

固哉

夫愚者大夢而自以為寤故竊竊然以所好為君
上而所惡為牧圍欣然信一家之偏見是可謂固

竊也然司馬云一猶
察也
致乎
牧羊自
牧羊能水作覆文六趾跋

譚毛龍曰與誰同

不音的至也
詭仇委及異也

論昧遠且暮遇言少三
千十即丁心也遠或從

陋 夫物情愚惑暗若夜遊昏在夢中自以為覺竊之
駭 然議專所知情之好者為君上惡者同牧圍以此

為情懷可謂固陋
丘也與汝皆夢也 未能忘言而神解
牛曰牧馬曰圍 故非大覺也

疏 丘是長梧名也夫照達真源猶
稱為夢况愚徒竊竊豈有覺哉
予謂汝夢亦夢也

即復夢中之占夢也夫自以為為夢
猶未寤也况竊竊然自以為為覺哉
疏 夫迷情無覺論夢
真妙弁猶看言內是故夢中占夢夢所以皆空言內試

言言所以虛假此託夢中之占夢以結孟浪之譚也

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 夫非常之談故非常人之所知
故謂之弔詭弔當卓詭而不識

其懸 **疏** 夫舉世皆夢此乃文談非常之言不韻於俗
解也 弔當卓詭駭異物情自非清通豈識深遠哉
萬

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 言能解
然無係

而文同死生 **疏** 且世萬年而一逢大聖知三界悉空四
者至希也 生非有彼我言說皆在夢中如此解人

甚為希遇論其餘位是且暮
逢之入三十二年為一世 既使我與若弁矣若勝我

我不若勝而果是也我果非也耶 若而皆汝也若不
辨也夫是非彼我舉体不真倒置之徒妄為臧否假使

我與汝對爭汝勝我不勝汝勝定是我不勝定非也耶
固不 **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而果非也耶** 若而皆

可也 **疏** 假令我勝於汝汝不及我我夫是也
汝定非邪各執偏執未足可依也 **其或是也其或**

非也邪 不定也我之與汝或是或非彼此言之或
勝負不定故或是則非是或非則非非也 **其**

俱是也其俱非也邪 俱是則無非俱非則無是
故是非彼我自妄情也 **我與**

俱是也其俱非也邪 故是非彼我自妄情也 **我與**

羅閣李云不明也

按此言能辨其是非者此
人誰正辨其能辨
是非者苟無有正者
則何以自信哉故与物
對者皆不足以辨是非
也不如付之自正之不足
而正矣此通上是非之人
而三人皆不知付自正
者也

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

不知而後推不

見而後弁弁之而不足以自信以其與物對也弁彼疏彼

對終曰黜闇至竟莫能正之故當付之自正耳也我

二人各執偏見咸謂自是故不能相知必也相知已之
所非者他家之是也假令別有一人遺空臧否此人還
有彼此亦掩不離是非各執妄情掩成闇惑心必悖愛
此見所以黜闇不明三人各執使誰正之黜闇不明之
謂

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疏既將汝

與汝不殊與汝不殊何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

能正定此覆鞅第一句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

惡能正之同故是之耳未足信也疏注云同故是之耳未足信也使異

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相非

耳亦不疏既異我汝故別起是非別起是使同乎我矣

足執非亦何足可執此覆鞅第三句使同乎我矣

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是若果是則

有非之者也非若信非則亦無緣復有是之者也今是

其所同而非其所異異向既具而是非無主故夫是非

者生於好弁而休乎天均疏彼此曲從是非兩順不異

付之兩行而息乎自正也疏我汝亦何能正之此解第

四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各自

待彼不足以正之則天下莫能疏我與若及人固受黜

天倪李音律徐音韻音
五氏又李音也律云或
音音高際也律國云

相正也故付之自正而至矣疏聞之人掩有三人各

執一見咸言我是故俱不相知三人既不能定豈復更

須一人若別待一人亦與前何異彼也耶言其不待之
也何謂知之以天倪天倪者自然之分也疏彼我妄執是非無主

所以三人四句不能正之故假設論端託為問答和以自然之分令歸無是非天倪之義次列於下文

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

無弁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辨是非然否彼我

更對故無弁無弁故和之以天倪安疏弁別也夫是非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此

以理推求舉體虛幻所是則不是然則不然何以知其然耶是若定是是則異非然若定然則異否而今此

謂之是彼謂之非彼之所然此以為否故知是非然否理在不殊彼我更對妄為分別故無弁也矣化聲

之相待若其不相待是非之弁為化聲夫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曰若不相待也

疏夫是非彼我相待而成以理推尋待亦非實故變化聲說有此待各名既不真待便虛待待即非待故知

不相待者也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和之以自然之

分任其無極之化尋斯以往則是疏曼行猶變化也且非之境自混而性命之致自窮也任也窮盡也和以

自然之分所以無是非任其無極之化故能忘年忘不帶不著既而處順安時盡天年之性命也

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竟夫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亦

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疏振暢也竟窮也寓寄也夫年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者生之所稟也既因於生死

所以忘年也義者裁於是非也既一於是非所以忘義也此則遺前知是非無窮之義也既而生死是非蕩而

為一故能通暢妙理洞照無窮亦無因兩問景曰無窮之可暢斯又遺於無極者也

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因兩

因兩問景也景本或作影俗也
無持本或作持向
云無持者行止無
常也

司馬云曼衍無極也

竟崔作境

在子句皆無物

七六

襄徐乃湯反李云
卿者也

之微 **疏** 用兩景外之微陰也曩昔也向也特獨也莊子
陰也 **疏** 寓言以暢玄理故寄景與用兩明於獨化之義
而用兩問景云汝向行今止昔坐今起然則子行止
坐起制在於形唯欲隨逐於他都無獨立特操者何
耶 **影曰吾有待而然者邪** 言天機自尔坐起無待待
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而

責其所 **疏** 夫物之形質咸稟自然事似有自理在無待
以哉 而形影非遠尚有天機故曰萬類參差無非
獨化 **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 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
者也 尋責無極卒至於無待而獨

化之理 **疏** 影之所待即是形也若使影待於形形待造
明也矣 **疏** 物請問造物復何待乎斯則待無窮卒乎無
待 **吾待蛇蚘蝮翼邪** 若待蛇蚘蝮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
也 **吾待蛇蚘蝮翼邪** 為難識也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

斯類而獨 **疏** 昔諸講人及郭象注意皆云蚘是蝮下
化故耳 **疏** 蚘者也蝮翼是蝮翅也言蛇待蚘而

司馬云謂蛇腹下
蝮語可以行者也
蝮音士女反 蝮音魚女

行蝮持翼而飛影待形而有也蓋不然乎若使待翼
而飛待足走飛禽走獸其類無窮何勞獨舉蛇蚘類
引為譬耶今解蚘者蛇脫皮也蝮翼者蝮甲也言蛇脫
甲皮蝮出新甲不知所以莫弁其然獨化而生蓋無待
也而蛇蝮二虫猶脫皮申稱異於諸物所以引之故外
篇云吾得待蛇蚘蝮甲耶是知形影之義與蚘甲無異
者 **世或謂用兩待影影待**
也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形形待造物者請問夫
造物者有邪無邪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
物象形故明乎象形之自物而後始以可與言造物耳
是以涉有物之域雖復用兩未有獨化於玄冥者也
故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
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
也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及所宗於体中而不待乎外
外無所謝而不待乎外外無所謝而內無所務是以誘
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

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

罔兩之曰景猶云俱生而非待也則萬物雖聚而共成乎天而皆歷然莫不獨見矣故罔兩非景之所割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天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已莫不自尔吾安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内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迹若乃責此迹因志其自尔宗物於外喪主於内而愛尚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所尚已存乎

䟽 夫待與不待然與不然天機自胸中何夷之得有哉 **䟽** 張莫知其宰豈措情於尋責而思慮於心

莫有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 自得意悅 **䟽** 栩栩然栩栩然也喻曉也夫生滅交謝寒暑豫而行 **䟽** 逆遷蓋天地之常萬物之理也而莊生揮明鏡以照燭沈上善以遨遊故能託夢覺於死生寄自他於物化是以夢為胡蝶栩栩而適其心覺乃莊周蘧蘧而暢其

不知周也 方其夢為胡蝶而不知周則與殊死志也 不異也然所在無不適志則當生而

覺古孝反遠徐音源李云有形兒

係生者必當死而恋死矣由此觀之知夫在生而哀死者誤也

䟽 方為胡蝶曉了之知夫在生而哀死者誤也

悅豫之是甚只言是蝶豈識莊周死不知生其義亦尔

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 自而言故稱覺耳 **䟽** 蘧蘧驚動之貌也俄頃之間夢罷而未必非夢也 **䟽** 覺驚性思省方是莊周故註云自周而言故稱覺耳

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今之未必非夢也 **䟽** 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也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為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 **䟽** 昔夢為蝶甚有暢情今作莊周亦假寐之夢者也 **䟽** 言適志是以覺夢既無的當莊蝶豈辨真 **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 夫覺夢之分無異於死生之辨也今所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 **䟽** 既覺既夢有蝶有莊乃非由無分也 **䟽** 曰浮虛亦不無虛分也 **此之謂物化**

夫特不暫停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為此則不知彼夢為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為知生之**疏**夫新新變化物物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疏**遷流譬彼窮指方茲交臂是以周蝶覺夢俄頃之間後不知前此不知彼而何為當生慮死妄起憂悲故知生死往來物理之變化也

莊子注疏卷第二

